

劍脛集

廬年著

上海風雨書屋藏版

舊



劍

腥

集



· 鷹隼著 ·

上海風雨書屋藏版

1 9 3 9



目次

關於瞿秋白的文學遺著……………一

周作人詩紀……………一〇

庚子聯軍戰役中的劉鐵雲……………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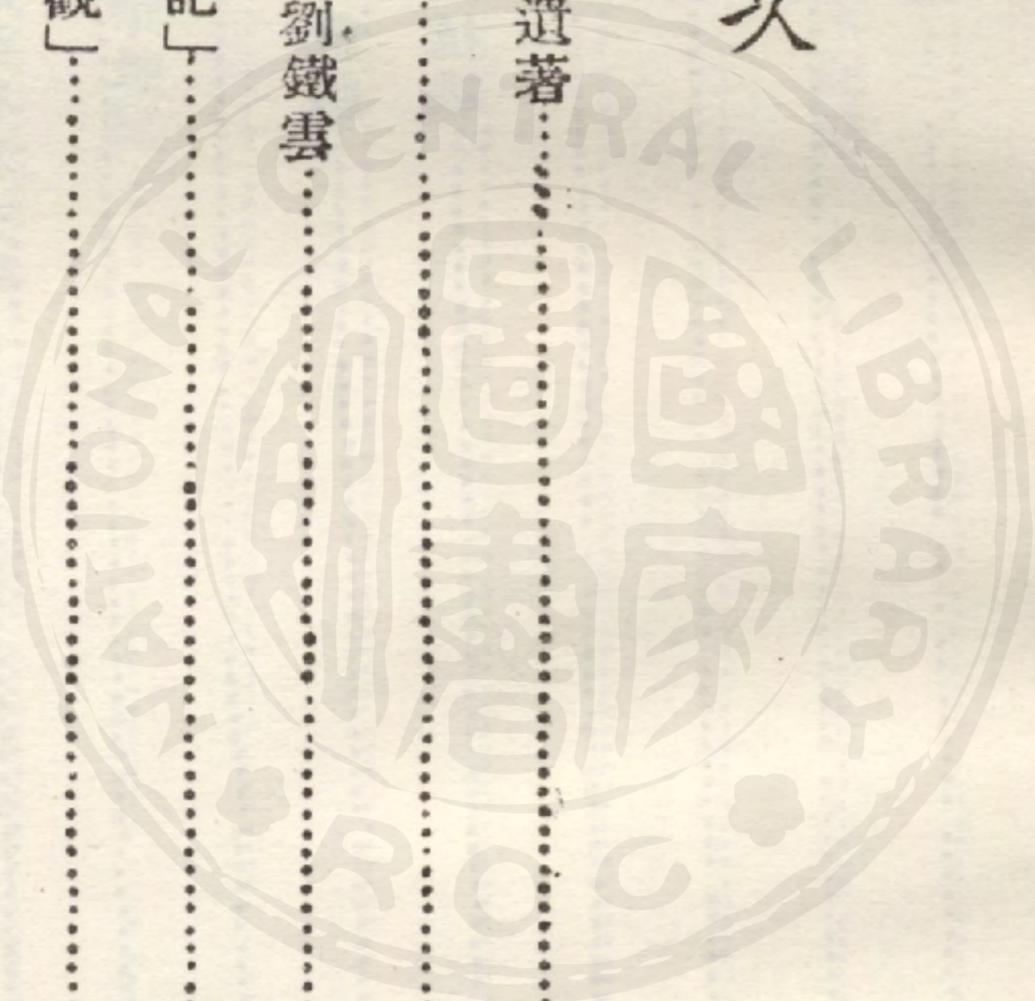
「甲午中日戰爭日記」……………二四

所謂「晚清的中國觀」……………二七

「東方殘忍之國」……………三八

目次

一



國家圖書館



001707582

目次

二

從濃毛狗文學說到袖狗文學	四一
論新的色情小說	五九
「鬼的故事」	六二
一本沒有寫成的戲劇	六七
羅曼羅蘭與中國抗戰	七一
「西行漫畫」題記	七五
「抗戰木刻集」敘	七七
「胡沙隨筆」解題	七九
「兵車向前面開」	八二
國難小說叢話	
黑獄	八五
鸚粟花	八六

死中求活	八六
中東大戰演義	八七
台戰實記	八八
夢平倭奴記	八九
中東和戰本末記略	九〇
旅順落難記	九二
救劫傳	九二
鑄錯記	九三
庚辛劔腥錄	九四
旅順實戰記	九五
蝸觸蠻三國爭地記	九六
日中露	九八



關於瞿秋白的文學遺著

秋白的文學活動始於「五四」。一九二〇年到俄國遊學。次年十月，在那里完成了他的第一個單行本「俄鄉紀程」，於一九二二年九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被改爲「新俄國遊記」，並副題爲「從中國到俄國的紀程」，作爲「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

從一九二一年二月，至翌年三月末，他又把在蘇聯時的個人思想情感，及瑣聞逸事，用雜記的形式，寫成第二個單行本「赤都心史」，凡四十九目，由蔣光赤攜帶回國，仍交「文學研究會」，於一九二四年六月，由商務印行。他這時兼任「北京晨報」的通信記者。

回國以後，他又陸續寫了很多的政治，經濟，以至於文學的文章。在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七年之交，輯編成一部「秋白文存」，交亞東圖書館出版。那知版子排好以後，在國內的政治上，已經有了激急的變化，國共兩黨已分了家。因此，這一部「秋白文存」，一直沒有機會和讀者見面。「新俄國遊記」與「赤都心史」，也遭了禁買。

在留俄期間，他還寫了一部「俄國文學史」，一直沒有付印。一九二七年，光赤寫定了「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時，秋白把原稿交與他，附在書後，作爲下編，改書名爲「俄羅斯文學」，由創造社印行。因爲政治的局面已非，秋白的部分，連著者的名字也沒有署寫，而光赤也不得已改爲「光慈」。後來創造社被封，這部書的紙型，便移到了泰東書局，改書名爲「俄國文學概論」，署名也由「蔣光慈」變爲「華維素」。

一九二八年，太陽社成立於上海，當時「中央」幹部參加的，有秋白，楊匏庵，羅綺園，高語罕等。秋白在工作上，有許多的指示，但因爲政治工作繁忙，却沒有寫什麼東西。祇匏庵，綺園，用筆名發表了幾篇小說。不久，雜誌也遭了封禁。

直到一九三一年，秋白纔繼續着中斷了好幾年的文學活動，開始寫「亂彈」，寫小說，寫詩，翻譯理論，劇本，以及高爾基小說等等。這其間，用「史鉄兒」的名字，印了高爾基的一個短篇「不平常的故事」，還借蕭參的名字，印了一本「高爾基創作選集」。

那時的秋白生活很苦，他趕譯了高爾基的四個短篇：「墳場」，「莫爾多姑娘」，「笑話」，「不平常的故事」，想印一本書，換一點稿費。時值合衆書局初辦，需要買稿，便由我把他的原稿

和魯迅「二心集」的原稿拿去。書店是祇認得贏利的，不幾天，先把「二心集」的稿費付了，秋白的稿子却拖着不解決。後來幾經交涉，總算書店「開恩」，抽買了一篇「不平常的故事」，把其餘三篇退回，於一九三二年出了版。到一九三三年，纔又加上幾篇，題作「高爾基創作選集」，交與「生活」，但出版不久，竟因「探得」是秋白所譯，又遭了禁。後來，秋白就被派到「蘇區」去，而且在福建犧牲了。（註）

秋白的文學生活，就我個人所知道的，大體如此。有些是一向不爲人所知的。而他的文學作品，被忘却或不爲人所知的，那是更多。如此，我們不能不深深地感謝魯迅先生，替秋白輯編了一部極其美觀的「海上述林」，和霞社的同人，在最近爲他輯印了「亂彈」。遺憾是，「亂彈」所收的，祇是秋白作品的一部分，遺漏的還太多，甚至在編者已經搜集到的雜誌上，換了另一署名的文稿，也被遺落了。

就說「亂彈」吧。「亂彈」是發表在雜誌「北斗」上的，寫作的時期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最初是用「董龍」的筆名，發表了「吶吧文學」與「畫狗吧」兩篇。第二期繼續寫的時候，纔加上「亂彈」的總名，因爲筆名用「陳笑峯」，故總題也作「笑峯亂彈」。「北斗」出到第二卷，

「亂彈」也還是繼續，但總題却為「水陸道場」，署名亦改作「司馬今」。並用一「訃告」代敘。計云：

不肖罪孽深重，禍延筆名陳笑峯，於中華民國一九三一年除夕橫死歪寢。爲此特建水陸道場，超渡衆生，繼續亂彈。諸道場之歐化名稱，係風雷水火，三教九流，鬼神人物，鳥獸虫魚展覽會——A Universal Gallery，謹此訃聞。並非子司馬今泣血稽顙。

這裏收的，就是單行本「民族的靈魂」以下幾篇。至「不可多得之將才」以下數篇，則總題爲「新英雄」，發表在二卷二期上。現在單行本收二十六篇，可以說包括了當時發表的全部。實則秋白所寫，還有好多篇，大都因爲顧到公開發行的關係，我們在編輯的時候都給抽去了，一部分好像是因雜誌停刊，沒有發表出來。把這些雜文輯編成書，如果不是出於作者的本意，而刪去原先的每一組的「總題」，我以爲是值得考慮的，至少在書後，是應該有一回說明。

關於「大眾化」問題，「亂彈」里收了「文學月報」上的「大眾文藝的問題」等四篇，實際上，是至少遺去了一篇的，那就是發表在「左聯」機關雜誌「文學」上的「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這就是「大眾文藝的問題」的「初稿」。「初稿」的內容，是分爲「敘論」，「用什麼話寫」

，「寫什麼東西」，「爲着什麼而寫」，「怎麼樣寫」，「要幹些什麼」六部，一九三一年十月作。「重寫稿」則作于翌年三月，內容分爲「問題在那里」，「用什麼話寫」，「寫什麼東西」，「前途是什麼」，字數僅及初稿二分之一。不知編者是沒有看到「初稿」，還是以爲「重寫稿」是「定稿」，實則是應該並存的。理由很簡單，就是「重寫稿」是爲着「公開」的關係，不能不棄去「初稿」中之不能發表的部分，而「初稿」因爲是祕密發行，故能更充分，更澈底的，說明關於普洛文藝大衆化的一切。

譬如「詩」，「亂彈」是僅收了「向光明」二章，實則秋白後期所作的詩歌，最爲人稱道的，是在翻譯了蘇聯別德納衣罵托洛斯基的長詩「沒工夫睡罵」（譯者的署名用「向茄」，發表在「文學月報」三期）以後所作的「漢奸的供狀」，一首嘲罵當時所謂社會民主黨醜態的長詩，用「芸生」筆名，載「文學月報」四期。全詩是這樣的開場：

現在我來寫漢奸的供狀。

據說他也姓胡，可不叫做立夫。

穿着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膚白一點。

結段是：

「……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又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而不是民族資本主義」。（註：

見胡秋原亞細亞生產方式論）

不要得罪虞××，用不着「打東洋人」，

帝國主義的就是我們的，

資本家的，也就是工人的。

衆生平等，博愛，自由，中華共和國。

阿彌陀佛！

「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諸葛亮」手印。

全詩凡六節，近百五十行，是極辛辣的，形式也是嶄新的，可以說是中國有新詩以來僅見的一首最光耀的戰鬥的諷刺詩，他辱罵的對象，即是「文化雜誌」的編者。魯迅先生頗不以這樣的「辱罵」爲然，只是主張「論爭」。其實，對敵人，我覺得是不一定採取學院式的學者的手法，祇要文字本身有理論的因素存在。而「亂彈」不收，不知是由於尊崇魯迅先生的主張，抑是作者的新別署不

爲編者所知。

由此可推知，「亂彈」里所收的秋白文學作品，即是後期，也是「諸多不備」的，除已出版的，當還有不少。說到前期，那是更不必說，除掉翻譯的托爾斯泰的短篇，一部分收在商務印行的「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外，可以說全未收集。隨手舉例，如「曙光」雜誌里的譯稿「俄國革命紀念」，「馬德志尼論不死書」，都是極富有文學性的作品，「人道月刊」上也有「心的聲音」，「婦女評論」上也有「托爾斯泰婦女觀」，還有許多其他的論著，和「北京晨報」的通訊。回國以後的作品是更多，在記憶中的，就有雜誌「中國青年」里的：

「豬八戒」(創作小說)

「那個城」(創作小說)

「過去的人——太戈爾」(論文)

「時代的犧牲」(譯高爾基小說)

「豬八戒」是針刺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而作的。「那個城」是指的蘇聯。

「過去的人」發表在「太戈爾專號」里，是太戈爾來華時所受到的一個大的打擊。「新青年季刊」

和後期的「新青年」里，也有下列有關於文化的諸題：

「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

「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

「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

特殊是「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一題，對當時以美國的實驗主義作為方法基點的胡適式的新文化，以至於新文學運動，是演着很重要的任務的。其他兩題，對於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有許多新的指示。首末兩題的發表，都是用着「屈維它」的筆名。其他許多關於中國革命的政治論文，在這里，是無須說及。

關於秋白的遺著，散佚的實在太多，而且難於搜集，主要的原因，是五四初期的報紙雜誌，現在已不易尋覓，而十年以來的作品，由於政治環境的關係，又始終不斷的變易着筆名，祇要有一個時期不和秋白在一起，就很難知道他在那期間內究竟寫了些什麼。至於發表在祕密刊物上的，那是更不易為人所知了。

因此，「秋白全集」的編纂，即使僅是文學部分，在目前也有相當困難。由於這一原因，單行

本「亂彈」的印行，雖不免有若干的遺憾，然已是儘足使我們高興的事，特別是在上海這樣的環境之中。

秋白的一生，是始終爲着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帝國主義作着戰鬥，「九一八」以後，更集中了力量向日本。在「一二八」的時候，他寫了許多小調，用章回小說的手法，作了短篇「英雄巧計獻上海」，他渴望着中國向日本帝國主義抵抗，在抵抗中求生存。不幸的是，他在「八一三」之前，竟爲着民族的解放犧牲了。

在全面抗戰開展的現形勢之下，來印行這個紀念的冊子，可以說是極有意義的。所以即使不是從事文學的青年，我也希望他們能讀一讀，去認識我們「先驅者」所走的路，並抗日的統一戰線形成所經過的艱苦，來更堅強自己的抗日的意志。祇有這樣，纔是真正的紀念我們的死者。因爲現在，是已經到了秋白所說的「真正震動世界的霹靂」的開場的時候了。

(註)在秋白到「蘇區」之前，曾有一度病死的宣傳，雜誌新聞紙多有記載。實則秋白那時並沒有死。散佈這個消息，是因爲當時當局正加緊的捕捉他，而他又正被派至楊樹浦做工人運動，藉此以疏忽對方注意。

周作人詩紀

一

光緒甲辰（一九〇四），先生二十歲，日俄戰爭開始。四月，在雜誌「女子世界」第五期，發表七律二首，署「會稽萍雲女士」，題「偶感」：

迅急風潮催大夢，

主人沈醉兩昏昏。

三千年代文明國，

百萬同胞孟密魂。

黃鶴徒傳風鶴警，

黑奴猶是帝王孫。

淒涼讀盡興亡史，

東亞名邦有幾存？

×

亡國遺民劇可哀，

蘇門銅狄盡塵埃。

不堪故國歌禾黍，

莫問昆明話劫灰。

大地山河如夢里，

王孫芳草徧天涯。

中原不少羅蘭輩，

忍把神州委草萊。

又有「題俠女奴原本」二律，載十二期，有「一誤何堪再誤來」，及「請君入甕已堪傷，灌頂醜態那可當」，「多少神州冠帶客，負恩愧此女英雄」諸聯。兩題雖未盡激昂，然慷慨之情懷可見，此時之先生，固一愛國之志士也。

二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先生三十五歲。時已改作新詩，得數十首，輯爲「過去的生命」一秩行世。「小河」一篇，尤爲當時文壇推重，蓋完全反映五四期間新力量向舊社會衝決之精神也。有「兩個掃雪的人」，載雜誌「新青年」六卷三期，有警句云：

一面儘掃，一面儘下，

掃淨了東邊，又下滿了西邊；

掃開了高地，又填平了窪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經積了一層雪，

他們兩人還只是掃個不歇。

完全反映着爲社會改造努力者之堅決，能耐，忍受一切的苦。此亦爲當時名作。十五年後之先生，是已成爲一有力之社會改造家，中國新文學運動之推動人矣。先生一生，此其黃金時代也。

三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先生五十歲。有名之五十自壽「偶作打油詩二首」，出現於文壇。用原稿製版，首揭之雜誌「人間世」創刊號，並有劉復等和作。先生詩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

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

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年無端玩骨董，

閒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

且到寒齋吃苦茶。

×

半是儒家半釋家，

光頭更不著袈裟。

周作人詩（組）



周作人詩紀

中年意趣窗前草，

外道生涎洞裏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

未妨拍桌拾芝蕨。

談狐說鬼尋常事，

祇欠工夫吃講茶。

按先生於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亦有一詩，不爲人注意，題爲「夢中得」，詩云：「偃息禪堂中，沐浴禪堂外，動止雖有殊，心閑故無礙」，證其前生爲「老僧」。「打油詩」之作，距「兩個掃雪的人」又十五年，由於種種客觀條件，先生原先之精神，變而爲「含悲淚」，不得已而談狐說鬼吃苦茶矣。

四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先生五十四歲。平津於昨年（一九三七）秋淪陷，先生報友人書

嗚勿忘北方有蘇武。不意一年未屆，蛻變竟生，先生已捨棄其「袈裟」榮任「新貴」矣。既言論之俱在，復照片之赫然，余縱愛先生，然亦祇能「痛割」。故略輯先生過去詩篇，成茲詩紀，以示先生一生經過，兼示事變之來，決非偶然。並繫以不講韻律之小詞曰：

三十年前志士，

五四而後名流。

如今靦顏竟事仇，

不顧萬年遺臭！

x

說鬼談狐何礙，

坐禪吃茶無妨。

奈何花樣又新翻，

落得漢奸下場！

（一九三八年五月廿五日）

庚子聯軍戰役中的老殘游記作者劉鐵雲

爲着對自己國家和同胞的熱愛，「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鐵雲，在庚子（一九〇〇）聯軍戰役中，曾經努力於難民救濟工作，終至因此被流新疆而死，這在羅振玉的「劉鐵雲傳」里，是已經說到了的。

羅振玉「五十日夢痕錄」中劉傳說：

「聯軍入都城，兩宮西幸。都人苦飢，道饑相望。君乃挾資入國門，議振卹。適太倉爲俄軍所據，歐人不食米，君請於俄軍，以賤價盡得之，糶諸民，民賴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於人者實在此事，而數年後柄臣某乃以私售倉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實則鐵雲之死，其主因並不在此，而是當時封建的貴族階級，藉故迫害進步的智識階級的一種陰謀的事象。從鐵雲的政治思想，治河開礦等主張上，是極容易看到的。所謂售太倉粟的罪案，不過是藉辭而已。

鐵雲爲着太倉粟，確實與當時權貴有衝突，而且衝突得相當激烈。這一點，「夢痕錄」固然沒有說起，後來的人也很少知道。這里所想說的，就是鐵雲參加庚子這一回賑濟的經過，和他與當時權貴直間接衝突的原因。

這些事實的材料，完全保存在後來救濟會刊行的「救濟文牘」里。這是一部極不爲人注意的「徵信錄」，光緒丁未（一九〇七）秋江蘇省印刷局刊，全書四冊。編者是救濟會的負責人陸樹藩（純伯）。書里收了鐵雲關於救濟的書札四通，純伯有關鐵雲的函稟五件。

鐵雲的參加救濟工作，並不是由於邀請，或本身是什麼發起人，完全是由於熱情。當時以李中堂等作背景陸伯純出面的救濟會成立不久，鐵雲就有一封信要求參加。這是鐵雲與救濟會與陸純伯關係的初建立。這也是在鐵雲諸牘中，最動人情感的一封信。信的全文云：

「今年北省大難，蒙諸大善長發慈悲心，猛勇救濟，先援德州之滯客，次拯天津之難民，凡有血氣者皆宜感動。試思同爲黃種，同是三王五帝之裔孫，何以北省獨遭大劫，而南省獨得完全？蓋十數年來上海義賑捐款不下數百萬，感召旻蒼，所以天留劉峴帥等以福庇我南民也。由此觀之，天恩不可不感，卽解囊不可稍緩。譬大舟觸礁而沉，舟人登陸者半，沉溺者，則登

陸者不當盡拯救沉溺之人乎？譬如通衢火起，已焚其半，餘不焚者，不當羣起灌救被難之家乎？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弟寒士也，拚擋一切，願湊捐銀五千兩，又籌借墊款銀七千兩，共一萬二千兩，送呈貴會，伏希察入。惟此款專作救濟北京之用。

竊謂此次京師大難，與尋常水旱偏災不同，平民之受害也輕，而士大夫之受害也重。良民宜惜，良士尤宜惜。難民可憐，難官更可憐。京官苦况，平時且不免支絀，當此大難猝興，走則無資，留則無食。月初有西友自京師來云：見京官宅中，有陳設依然，而男子逃走，女子自盡，屍橫遍地者。有大門緊閉，而舉家相對餓死者。聞之不自知其淚下涔涔也。人才爲國之元氣，京師爲人才淵藪，救京師之士商，卽所以保國家之元氣。辦法當以護送被困官商人口出京爲第一要義，平糶爲第二要義，其餘尤其次矣。是否有當，尙祈裁察。

以地而論，北京爲最急，以事而論，北京爲最難。如無人去，弟願執役爲諸君前驅可乎？所有隨帶翻譯人等川資薪水，均由弟捐款發給，不支善會分文。譬如行軍，前敵爲難，而接濟爲尤難。故漢室論功，蕭何爲首，以後之源源接濟，是所望於諸大仁人矣。」

鐵雲當時的一片熱情，於此可見，書札之作風，亦與「老殘游記」絕對相似。大約此書去後，

即得到了總會的許可，隨伯純後赴天津，然後匹馬當先的領了一批救濟工作人員，冒險的到北京去。此書卷四，收伯純致時蓬仙觀察函云：

「……惟至京通一帶，雖已安民，而號令紛如，出入不能自主。縱有洋人保護，各軍尙未周知，動履危機，時形掣肘。幸有劉鐵雲太守，偕司事西人等自願分勞，先行赴京，相機辦理。想力行善舉，當能邀默佑於蒼穹也。……」

同卷致李中堂幕府函，亦有「前於十二日，已由劉鐵雲太守相助爲理先行赴京」等語，由此二函，可見當時之京師，已成爲如何恐怖之世界。救濟人員，亦竟不敢前往，幸有鐵雲，獨任此艱險工作。智識階級的爲國服務精神，真無時不然。往後，鐵雲即留京辦理救濟事宜，伯純亦去過一次，總會並續有匯款。伯純從北京回到天津轉輪南下時，曾有信致鐵雲，說明往後工作事。

關於伯純赴津京的記載，除文牘而外，還有翌年辛丑（一九〇一）印的一冊「救濟日記」，商務印書館排本。同年浙西滬隱輯編「拳匪紀事」，曾把它收入第六卷中。這里面也有和函牘可參證的地方，特擇錄於次

九月初九日。劉鐵雲由上海來，已改東洋裝，東帶。

十日。與鐵雲至談和成晚飯。

十一日。與鐵雲商辦赴京救濟事宜。

十二日。鐵雲於午後，率同司事工役二十餘人赴京。

——以上在天津記

十月初四日。到大甜小井與鐵雲暢談。

初七日。訪劉鐵雲，商請美國派兵保護被難官商出京事。

——以上在北京記

從伯純日記函牘中看去，救濟會在初期，對於鐵雲是相當倚重的。因為他不但能「慷慨解囊」，抑且是「勇於任事」。鐵雲與伯純的交情，也似乎很好。可是，當鐵雲的工作發展到第二階段平糶時，竟和伯純鬧了起來，鐵雲甚至登報聲明。此事於卷五鈇雲覆伯純質問函中可以見其梗概：

「……掩埋平糶兩事，原係閣下創議發端，故初辦時稟合肥相國，已申明係閣下之意。後因疊聞貴會款項支絀，無力兼顧，而事已不能中止，故電致義善源焦樂翁籌借款項，照常生息，由弟歸還。後雖傳聞中有貴會之款，然樂翁來信云，亦係樂翁經手籌借，將來撥還須知會樂翁云

云。夫同一借也，同一樂山經手也，同一日弟歸還也，又何必經貴會多一番轉折乎？此弟登報，稱向親友息借，而焦樂山始終輔助，極力成全也。至貴會云，已出收條，已在捐款內歸還，始終未嘗有人見告，弟何由懸揣而知乎？

是可見伯純初意，兩事並舉，後來却反悔，有中止之意。鐵雲還不以爲然，乃向親友挪款，獨任巨艱，並登報聲明此舉純爲其個人舉動，與總會無關。伯純不知由於何種因緣，後又將鐵雲貸款認下，兩人從此遂陷於不睦。關於平糶，同函內也曾詳細說及：

「……若平糶局，初意本擬隨糶隨糶，酌加價值，以抵人工。事竣之後，僅虧設局席板筐籠等事而已，初不料其辦理未能得法，重重虧折也。大宗之虧則在銀價。糶米用銀，糶米收錢，定價時銀價十二吊，至正月則十五吊有奇，近且十七吊矣。所用者多係外行，弟又不善瑣屑鈎稽，積漏崩山，以二月底截止計算，已約虧七八千金。所欠華俄匯豐之款，近皆催逼，不得已以存米急售，又加一虧，其數尙不能知也。……」

所謂華俄匯豐之款當係太倉粟價。太倉粟買進賣出情形，可以見到。遺憾是鐵雲購買此粟經過，書中未曾詳及。至篇中所云「不善瑣屑鈎稽」，確係實情，故函末報賬，有一千餘兩，竟不知用

在何處。據他的報告，由他手收進的款子共五萬兩，洋一萬二千元。他自己挪借了四千兩買古玩子畫，四千兩買房屋衣服，其餘都公用掉，但尙有一千餘兩，則不知銷歸何所矣。」

糾紛就由此發展下去。鐵雲說由他獨還平糶的借款，如總會認賬，亦無不可，他當登報重行聲明。但結果是，伯純對平糶決不認賬，只認定此二萬元是總會代借，否認他們的直接關係，要他將該款撥還。焦樂山方面大約因伯純的活動，也不堅持由鐵雲直接還。最後的結論，是總會將他初次的捐款一萬二千兩退還，平糶一舉，算是鐵雲的私人義舉，二萬元由鐵雲還給總會。這樣，才把事件告了一個結束。

鐵雲與伯純約定的還款期是第二年秋天，那知次年的夏天，伯純就藉故催索，並派人到京面討，要鐵雲「如數清還，以清手續」。這把鐵雲弄得很窘，當復伯純如次的一封信：

「奉到手書，抱歉之至。弟本無恆產，僅有公司股票數千磅而已。票根寄去，至今尙未寄到。前於稟合肥相國稟中，亦聲明以此作抵，俟股票寄到，在京質押如成，即將現銀匯去。如不成，即將股票寄滬，并寫立押據同寄。舍此亦更無辦法矣。此刻弟食口三十餘人，頗難支持，要知亦難民之一也。」

鐵雲可憐的窘態，在這最後的一函中，是充分的表現着。往後是否就此結束，抑還有下文，則不可知。伯純除直逼鐵雲外，還稟過李中堂，鐵雲在中堂處亦有答辨，惟稿已不存。據伯純之稟，則謂京方許多應付款項，滬方均已匯出，大約爲鐵雲所拉用，把一切流言的責任，完全委之於鐵雲。鐵雲方面，是否有這樣的情形，現在已無法置考。

總之，根據已獲得的既有的材料去看，至少可以斷定，鐵雲流於新疆，太倉粟之被作爲理由，這經過的糾紛，事實上全是因子，但大家都不會發現，或加以注意。我們公允的說，太倉粟的購取，固不能罪鐵雲，平糶二萬兩的担負，一定要放在鐵雲身上，也是毫無理由。李中堂曾參與其事，而不能予以公允的解決，似不能單純的謂爲救濟人員間的糾紛。新思想致鐵雲於死，（參看胡適「老殘遊記敘」），古器物致鐵雲於死（參看劉小鈞「劉鐵雲軼事」），太倉粟致鐵雲於死，但我們決不能忽略，致鐵雲於死的，還有這另外一種「交惡」的原因。「愛國其罪」，不幸鐵雲竟因此而喪其生！

日本大本營侍從武官齋藤貫的

甲午中日戰爭日記

自去歲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日本雜誌時有關於甲午中日戰爭之論著與文獻發表。大概以爲現在的中國，仍如五十年前的清廷，頗有從舊的史實中，去攝取豐富經驗之意。實則，經驗固不能說無所得，然亦祇能「資參考」而已，因今日之中國，其戰綫之強固，決非四十年前可比擬也。話雖如此，我們對於這些材料，是究不能忽視。第一，中國自甲午戰爭以來，始終就沒有了一部可靠的甲午戰爭信史，我們仍須多方搜集資料，比較詳實，俾有信史產生。其次則甲午戰敗，軍事固爲重要原因，而尤重要者，則爲朝廷意見的紛歧，主和主戰不決，政治的原因，實是失敗的基點。這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

這一類的文獻，去年會看到不少，當時以事務忙迫，未加摘錄，現在却無從尋覓了。就最近所看到的，有一篇是最可注意，是當時日本大本營侍從武官齋藤貫的「甲午中日戰爭日記」。發表在

今年三月號的「日本評論」上。發表這日記的是齋藤貫的兒子齋藤齊。據他的篇首按語，他父親的日記共有六十冊，每冊五十頁，凡三千頁之多。他應「日本評論」的要約，把中日戰爭的一部分發表出來，始明治二十七年九月，至二十八年十月，即是從戰爭的開始，到台灣的被征服。

這日記足以有助於甲午中日戰爭研究者的，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祇有一樣：重要事件的時日。他是九月二十二日奉令出發的。午後四時乘姬路丸動身，帶着八百二十名的兵，和八百名的快子。在二十五日的日記里，他記着：「午前九時，高陞輪被擊沉沒，僅剩桅檣露在海面」。午後一時，他到了仁川。在港的已有美、法、俄、英、德、各國的兵艦。日本的神戶、廣島、和歌浦、空知、釜山、攝陽、小樽各丸，也都停在一起。二十六日一時三十分，他的船開向大同江。二十七的午後三時半到漁隱洞。在那里進行着他對本國海軍檢查傷害及慰勞的工作。十月二日正午，改乘門司丸出發，六日午後四時到長崎港。同月二十七日，我九連城陷。十一月二日，他們舉行慶功宴。同月六日，我金州城陷。七日，大連灣附近被佔領。二十二日，我旅順失陷。十二月二十一日，伊東晉級，舉行進級宴。

明治二十八年一二兩月，他在東京，一月廿七日午後二時卅分至五時十五分，舉行祕密會議，

討論的事項是日清講和的外交方針。參加這秘密會議的人，是小松總長官殿下，伊藤總理，西鄉陸海軍，陸奧外務，樺山海軍參謀七名。一面戰事還在進行，一面就進行講和準備，不能支持久戰，在五十年前的戰爭里，這弱點即已顯露。當時中國雖敗，一部分人主張繼續作戰，雖遭朝廷拒絕，然可見其卓識。二月一日上海電，威海衛陸上四砲台被奪佔。七日，我威海衛港內軍艦遭受日艦攻擊。八日，舉行御前會議。上海電告我定鎮沉沒，劉公島被佔領。我水雷艇十餘艘，乘日艦攻我砲台時，突出襲日艦，日受大創。十三日，丁汝昌降日，降書發後，即自殺。十二日，我威海衛被攻陷，北洋艦隊全滅。三月初牛莊失陷。下旬，攻澎湖島。三月卅日休戰。四月十七日和約成立。

關於台灣戰爭，祇有略記，謂五月台灣佔領。五月三十日砲擊基隆。十月十日得安平。十月十五日，打狗砲台交戰，砲台市街全部被佔領。據跋，原記較之前數月所記特詳，因此時其父已被任爲常備艦隊參謀，頗多仍未便發表，故擇述。實則，日本在台灣之戰中，失敗殊多，直至劉永福內渡，始得佔台灣。以後再經數百次與義民苦戰，局面始穩定。敗仗不便發表，托此簡略，當爲事實。原記甚長，有記日艦損害情形，有記「皇恩寬大」，有記出征軍獻物，如克旅順大連，則有二駝進貢之類。

所謂「晚清的中國觀」

在日本對中國戰事決定了不能「速戰速決」，抑且「泥足愈陷愈深」的時候，他們的朝野在國內提出了一個新的口號，叫做「消解晚清的中國觀」。意思就是說，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在甲午戰爭及庚子事變期間的中國，它是有了突飛的進展。日本如再以那時的眼光來理解中國，是要遭受大大地失敗。松井回國時對新聞記者的談話，把這個意思吐露得尤為顯明。

所謂「晚清的中國觀」，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呢？這可以分做幾方面說。那時正當甲午戰後，日本在戰勝驕矜的情形之下，以為中國是不足一擊，再加又恐各國覬覦，不如趁早，於是一部份人就主張把中國滅亡掉。這叫做「吞併中國」。提倡這主張最激烈的，要算會做過文部大臣的「進步黨」要人尾崎行雄。他當甲午戰時，就寫過一部「支那處分案」，內容凡六章，大旨謂：「日本必當全吞中國，如元之於宋，如清之於明，如英之於印度」。他認為：

(一) 支那人未知國家為何物，安得有國家思想。

(二) 支那人有文學思想，而無政治思想。

(三) 支那人之政治思想者，不過經營私利之思想而已。

這樣的中國，是不難滅絕的，他遂主張「吞併」。後來到了庚子，他又作「清國處分如何」一文，直視中國如埃及，主張在中國設監督，派顧問，握中國中央政權，奪各省行政權。甚至公開演講「支那滅亡論」，認為中國民族非滅亡不可。其所持之理由則爲：

夫立國者如鼎之有足，苟缺其一，無以自立。立國之第一足，是居是邦者之愛國心。第二足則當敵國外患之來攻，而有抵抗之勢力，即戰鬥力是也。第三足則所以治其國之人民，而保其太平之事務，即政治的能力是也。此者如鼎之三足，所以維持其國，護衛其國者，亦不外此。支那三者俱無，其滅亡之日，可立而待！

故其結語爲：「支那人者，將飄泊於世界之中，終爲第二之猶太人」。而在日俄戰爭爆發時，更截絕的說，「日俄衝突必不可避，支那大分割，爲日俄戰爭之結果。如救火場遇一盜賊，剝其衣，剔其肉，無與憐者。故日俄戰爭之痛苦，實極東之大變局也。曰支那，曰朝鮮，不過爲過去歷史上之名詞，其實體則已消滅！」（此論文見「遊學譯編」內「滿蒙問題」之引文，作尾崎又雄，不

知是另一人否？）在尾崎氏之理解，真所謂「視中國如無物」。不懂乎此，當時之日人，甚至有視中國爲「豬」者，力山遜公會記其事云：

信步途中，見鬻畫者執圖一，若鷹，若虎，若豺狼，交錯繽紛，羅列其中。其爲羣獸之所爭食者，則一半醒半甦臥以待斃之大豬也。余不解其所謂，遂向彼而問之，答曰：「此君亦此豬身中之一微虫，胡寧不自知耶？」

日人賤視中國如「豬」，則「豬」自應宰割，有何抗拒之能力？此亦當時日本雜誌「軍事界」所以有「支那不可扶植論」之論題也。何以不能「扶植」？可以德富猪一郎之「日本與支那」一文以證之。其言曰：

- (一) 日本人有國家無個人，支那人有個人無國家。
- (二) 日本人無不有武士之根性，支那人無不有商賈之根性。
- (三) 日本人以保國爲榮，支那人以作官爲榮。
- (四) 日本人教育，重尙武精神，支那人教育，重奴隸資格。
- (五) 日本人嗜酒，故有豪氣，支那人嗜烟，故有死氣。

(六) 日本人最不怕勢力，支那人最怕勢力。

(七) 日本人各有獨立之資格，支那人無獨立之資格。

(八) 日本人最好名，支那人最好利。

(九) 日本人當兵，以禦外族，支那人當兵，以殺同種。

其最令人憤激的，則是說：「日本人有激性，稍遇不平，輒憤怒。支那人有忍性，滅其家，覆其國，殺其祖宗，割其土地，彼依然嗑頭，呼天恩高厚」。所舉例極多，然內容大體如此。以外，爲當時國人所注意者，尙有韜韞生之論「支那人之特質」，其文作於庚子事變後，其言則是：

一、對支那政府及其人民，當以強力爲主要。蓋支那人一旦見已強於他人，彼即施其橫奪不法之舉動，一旦見他人之力強於己，即直棄其反抗之念，而屈伏他人之手。

一、彼等雖謳歌本邦所施仁政，他日不可望彼等能化爲本邦之忠勇臣民，蓋彼等雖沐仁政仁德而絕無感激之念，唯知計利益之多少也。

一、因欲使役支那人，利用支那政府，萬不可使之忘現時之利益，且爲彼等所施之惠，現時即當要求報酬，不可稍緩，因彼等眼中，僅有利益交換，無義俠親切之感情也。

一、支那人民之舊習，唯限於一身之瑣事，使不破壞其衣食居處之舊習，刷洗其冠婚喪祭之舊例外，仍可悠然享其平和康樂，至於國家之制度，國政之方針，勿論如何改變，彼等必漠不關心也。

在韞鞋氏之理解，此爲支那人之特質，「萬人同一，絕不差異」，且斷定中國無「足舉事之英雄」，要解決中國問題，祇有如望月鶯溪在「對支政策」中所提的決定，即「處置支那之事，日本當有權利也，明矣！」

類此之論著極多。如「支那論叢」中之「痛黑暗世界」，即「悲此四萬萬民族之陷於殄祀滅絕之慘禍而不自知」，並「爲一言以弔之曰：支那人黑暗之死亡！」「太陽報論」「華人特性」，則認爲：「華人者，個人本位之民也，乏團結力之鞏固也，乏經營組織之能力也，自尊之心強也，財慾之念熾也，不知光陰與勞力之可貴也，固執保守之見不易除也，唯知有現在而無已過未來也，虛矯迷信之貽誤國家也」。並結稱支那人有「妒」「蔥」「詐」「怯」四病。而「京都新聞」所載「支那滅亡之風潮」一文，則持論更令人髮指：

跡其奴隸之範圍，無界線可劃，覈其奴隸之種類，無竹帛可書，蓋不問種族之或白或黃，不論

地球之東半西半，惟認定勢力之強大，則東夷之人奴之，西戎之人奴之，南蠻北狄之人奴之，五洲萬國之怪狀殊形胥奴之。平常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口頭禪，臨事則男盜女娼，無所顧忌。先聖先賢不足師，詩書禮樂不足法，人間名譽不足顧，是澳洲自梟其父兄子弟之頭以賣金錢於英人之蠻種也，是非洲散比西河自食其家族之肉之黑奴也。以生物學論之，則爲下等動物，以論理學評之，則爲狗彘之行。地球好生之德，豈有是種乎？天演間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理極烈之時代，豈容有是種乎？然則稱支那四萬萬人而無一人焉可也，然則稱支那四百萬英方里而無家主焉可也。地球通例，殖民學公理，無人之地，無主之物，人人有占領之權，支那支那，其爲地球六十三國之公共殖民地乎？此余就國民奴隸性質而斷支那非滅亡不可也。

在當時日本人對中國之侮辱、誤解，竟至於此。然較進步的人，則不以「武力吞併」爲然，彼第環考國際關係，決定日本絕對無力以吞併中國，而採取軍事以外之他種侵略方法。其特論最足代表者，爲「東亞時論」之諸論著。此類人物可目之爲「政治陰謀家」。如有賀長雄的「保全支那論」，就是：

茲有某一國、欲獨立以保全支那，其覬覦之國，直起而相對，固必然之理。勢不相下，競共耀

兵，遂釀成禍機，亦未可預測焉。……由此觀之，日本一國既不足以當其任，他國亦不能獨立以伸其所志……

此文並譯載「外交時報」，可見日本人之較高明者，已能見日本一國吞併中國之毫無希望。然彼等亦不願放棄，所以盡量主張對中國進行政治經濟的陰謀。同時，對於中國人的認識與理解亦較進步。依據此較進步的理解，當時彼等所決定之政策，亦較狠毒，大隈的「東邦新策」說：

就中國實勢而論，雖積弱已極，然地廣物博，人民繁多，我國誠能引導而贊助之，則東亞工商之業，自能歸于予手，任所操縱，以控制列強也。

同時又在「前後二世紀之中日兩國」一文中，指出「來世紀競爭之場在支那。支那之禍福，關係全球，故日本因勢而施其良謀，其關係正非淺尠」。其認識之進步，方法之狠毒，即此例，也可以看到。其他，如「世界商業報」所載之「對清政策」則云：

- 第一，關於軍事之政策，我政府與中國交涉，宜使其以我將校訓練中國之士兵。
- 第二，貿易上政策，我當急使最機敏之諸商業家爭西伯利亞鐵道之終端，達于大連灣。
- 第三，獎勵日本人陸續入中國之內地。（中國之滅亡以無政治耳）

最後則指示，「行以上三策，以待中國分割之時機，苟至其時，或可無狼狽之禍」。這是顯然的要在列國分割中國之前，搶先一着的辦法。添田壽一作「對清策」，其遂行之法則，亦極機智。他主張最先祇提出兩大要求，即「保護商務，防遏亂萌」，然後再逐步進行。這一班人的注意點，當是經濟。因此有人建議「組織北清行商隊」，在經濟上首先爭奪「北清」市場。同時並說明行商隊的目的，是經濟的，亦是「政治上之目的」。因為：「日與清關係，多存於經濟上，利用此經濟上之目的，行於政治上，則吾商力之所及，即吾權之所及也。吾權之所在，即吾領土的所在也。」

「朝日新聞」也有「對清政策」的刊載，那是更進一步的，主張在「行商」之外，積極的對中國進行「鐵道政策」。理由是「鐵道所布，即權力所及，凡其地之兵權商權鑛權交通權，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縱為鐵道兩軌，莫敢誰何」？並特別強調於福建台灣間之連絡，揚子江西江兩流域之生意。他們都是一樣的，主張在「保護支那」，「幫助支那改革」的美名之下，進行着殺人不見血的「吞併」。大隈重信「論支那局事」說：

凡外交之要在得利益，徒闢地拓境而不得利益，不可恃之長久，對於支那亦然。其與分割大地，孰若保全社稷永得利益！

「東亞時論」也說，對中國事件，「唯外以保全之策，助內之革新」，爲唯一長計。「二六新聞」所發表之「處置支那政府之方針」，對於中國之經濟，更有詳盡之研究與報道。且有更進而主張幫助中國開發一切之社會機關的建議，這在「開發支那社會機關」一文中道之極詳。在這篇文字裏，作者一面指出中國行政上，經濟上，軍事上，司法上，教育上，均無組織之能力，而必須由日本人出面代爲組織之，並以達其掠奪之目的。篇末還指出日本勢力在各方面之分佈，如軍事，則謂北有立花少佐，南有鑄方中丞。在教育上，有北京大學服部博士及其他人物。在經濟方面，除水路交通及商會而外，主張進一步開發金融機關。學術上有細井學士伊藤博士等之考驗與調查。是不僅原則說明其必要，還告知了他們在如何進行。

以上不過是略舉幾例，藉證日本政治陰謀家在當時主張對中國如何進攻。然無論在日本內部主張是如何分歧，有一共同之點則易見，即同一在「田中政策」的原則下，進行對中國的「掠奪」與「吞併」。江藤新作「策劃支那論」說：

就支那問題，更有新計劃，此計劃者，非創立學校，乃侵略支那之計劃也。聞者洪秀全將死而有遺言曰，我死後五十年，東海英雄，崛起而亡清朝。今日余輩之，恰合秀全之預言者

也。

是更一情願的幻想「支那之被征服」。他如「日本週報」之「通告中外清人」，說中國「殆哉」，「不可救藥」，更無論矣。總之，凡此種種，無一不顯示日人在五六十年前對中國之理解，之陰謀，如何在「田中政策」下，進行「吞併」中國之實際。而對於滿洲問題，用力尤勤，如肥塚寵論「支那保全及滿洲問題」，近衛篤磨「論列國宜安商保護滿洲」，「朝日新聞」論「拒俄佔滿洲」，皆如抉心相示，以告日人對滿洲之絕大陰謀，及數十年來對滿洲之苦心孤詣，處心積慮。其間雖亦有見到中國新英雄崛起者，如「中國之命運與革新之前途」等文所述，可終不信中國革命有成功之一日。如鹽谷世宏之「隔靴論」，佐藤虎刺郎之「日本經營支那政策」，持地六三郎之「支那問題」，及「支那國際論」。「極東外交感慨史」等書，所述也不外此。

這就是所謂「晚清的中國觀」。日本人本此觀察，數十年絕鮮轉變，且繼續有「二十一條」，東三省諸利益與土地之佔領與獲得，遂以爲中國真將作爲其附庸。何曾夢想中國實無時不在進步，無時不在堅實，且即在晚清，其對中國理解，亦實是「隔靴論」，祇知從缺點方面看，不能從生長方面看，祇能以局部概全體，而不能作全般之觀察。如是而不失敗，焉有可能？到此時而纔來「消

解」，又怎麼來得及？就這一點看，是也可以說，日本此番的失敗，實不決定於今日潰敗之時，而開始於甲午戰爭勝利之日。

爲着洗滌中國人的恥辱，這「晚清的中國觀」，實是有消解的必要，然而消解它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一年半來中國擊敗日本的「事實」！日本的軍閥，在狂呼「消解」聲中，除掉覆滅而外，能有什麼路走呢？

「東方殘忍之國」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日俄戰爭時，日人所辦之「日華新報」，嘗揭載一論文，題曰「北方殘忍之國」，商務印書館刊行之「日俄戰紀」第三冊，曾加轉載。全文痛詆舊俄羅斯，歷數其五大罪惡。一爲「擅入滿州」：

「俄在明治三十三年調派大兵，以保護鐵路爲名，擅入滿州，焚毀郡邑，劫掠財物，污辱婦女。布拉幹錢斯克之附近，被殺者有三千餘名，而黑龍江畔，松花江頭，無日不聞中國人之悲鳴號救也。嗟嗟！汪洋江流，死尸充塞，演出鬼哭啾啾之悽慘景象者，三月之久。聞者爲之傷心，見者爲之下淚。」

此當時發自日人口中「正義」之聲也，然三十年後何如者，日人不僅「擅入」，且復「佔據」。至中國人之「悲鳴號救」，更非一城，「鬼哭啾啾」，達數年矣。不知所謂「傷心」「下淚」，在今日又將作何解？其次，則攻擊八國聯軍時，俄人殘殺中國婦孺事，並加感歎曰：「嗚呼！纖弱

之婦女，可憐之孩童，何辜於天！」今日中國之婦女兒童，爲日人所刦殺者，何止盈千累萬，誰不「纖弱」，又誰不「可憐」？我真不知「何辜於天」也。

第三罪狀，爲當時俄羅斯人在波蘭演成之罪惡，稱其殺戮極慘。謂「斯朝涉之匪，剖賢人之心，商紂不過偶爲之」，世不伸討，「可謂無人！」顧以今日日人在中國之屠殺行爲言之，則當日之俄羅斯，乃真「不過偶爲」，「偶爲」即遭日人之無情攻擊，且召致世界伸討，則對今日日人之毀城掠地，則真人人該討矣。

最後兩項，一爲寫俄羅斯在中亞細亞之暴行，認爲「俄人之凶暴無道」，「苟有人心」無應「切齒痛恨」。另一則寫南俄殺猶太人事，並引「著名文士」「戈爾機」「草雄渾大篇」暴露爲證。凡此種種，皆當時日人所「深惡痛絕」者，乃自蹈之，且殘虐十百倍於當時，吾不知日野心家今日重見此文，又將矯作何解？該文之作者曰：「以人道爲文明經諱，以博愛爲開化綱領之二十世紀，則彼等實不能免爲罪大惡極之國」。當時所謂「罪大惡極」之國，今日軍閥之日本，蓋已取而代之，且其惡遠甚於當時之俄羅斯，所謂「文明」，「博愛」，果如是耶？

故今日吾人重讀此文，乃如新發諸劊，只須將題「北方殘忍之國」更易一字，爲「東方殘忍之

國」，即可成爲吾人之「正義呼聲」。尤奇者，且能引用該文原有之結論作結，以告日本人，以告全世界曰：

「……然則如此國者，其爲文明開化之國乎？應之曰：否，彼所誇大而稱張者，其外形，其聲勢，其蠻力而已！」



從濃毛狗文學說到袖狗文學

高爾基論「白黨僑民的文學」，稱那些反蘇聯的白俄作家，叫做「濃毛狗似的人物」。在中國，對於這樣的作家，却往往目之為「袖狗」。我佛山人「說狗」篇，曾加以解釋：

捧之於手，養之於袖。

大纜如拳，行不窺竇。

毛色殷紅，有若錦繡。

寺人蓄之，名曰袖狗。

此則狗之「文士」也。

據他說，這一類的狗，是「恃其聲之嗚嗚，博其腹之便便」。祇要達到這一目的，「優畜之則

隨優，隸畜之則隨隸，卒畜之又隨卒，妓畜之亦隨妓」，其兇惡則不如「濃毛狗」。因「濃毛狗」不僅「嗚嗚」，不僅「果腹」，還要更進一步的：

「不識羞恥，造謠誑騙，卑鄙的兇惡。」（論白黨僑民文學）

中國現在抗戰建國的復興途中，由於許多區域暫時淪陷，也竟產生了一「濃毛狗似的人物」。益以和界的特殊環境，更產生了不少的「袖狗」。這些人物，是和他們五十年前的祖先，——台灣的「舉貢生監」一樣，除向他們的「主子」說着：

「一世播爲口碑，萬家奉作生佛。則金鑄范蠡，絲繡平原，永垂模範於千秋，藉資景仰於百姓

」（日本台灣總督壽碑）

一類的諛詞而外，就是採取着激烈的，溫情的，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對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同胞進攻。即在文學上，我們也「隨手可拾」地能以找到各種顯明的或隱晦的事實。

二

祇要說到這一方面，無論是誰，大概總會首先想到那以「日銷七萬五千份」爲號召的「新申報」，

里面有一個附刊，據「宣言」，是不談「政治」的。所以，他們所發表的文字，有如次的一些題目：

少女日記 七小姐日記 舊韻新選 新詞集錦 人海綴拾 愛的魔力 被遺忘的月亮 養花
文虎 舞影 花屑 酒的趣味 閒話坤伶 中南總書記 海上京戲

大約是由於甘心爲他們寫作的「勇士」並不多，剪抄而來的稿子，是幾乎每天都有。鷗盟澍的「函髻記」，被當作新的作品刊出，章鐵民譯的「少女日記」亦照樣的剪登。「月亮東升」的獨幕劇也發表了，名字却被改成「玉兔東升」，作者的署名是寫上一個「睿」字。「新詩集錦」里，還選了郭沫若的舊作「路畔的薔薇」，不過作者的署名却沒有。

從這些地方看，編者似乎真能實踐他的宣言，不啻與政治有關的文字。可是事實却不如此。拿舊詩說罷，像「偶成花月十二絕」之類，也可以說「不涉政治」，然而在「八一三」的副刊上，却發表了遊覽館主的「蘆溝橋週年感賦」二首，其二云：

蘆溝橋畔月婆娑，
劫後蒼生喚奈何。

破碎河山仍在望，

中華元氣已無多。

「中華元氣已無多」，漢奸詩人是這樣慨歎。然而既「無多」，就將怎麼「了結」呢？據他們想，是必然的要依靠「維新政府」了。於是霞峯老人便不能不「有感」：

朽廈將傾不易支，

維新換骨奪胎醫。

文明復古先王道，

佇念何時建國基。

管轄着「新亞旅社」的「維新政府」，居然能使中華「脫胎換骨」，「文明復古」，漢奸詩人的歡喜可知。可是，同時又感到「維新政府」是力量並不足，最後還不得不乞求於中日真能「提攜」，而且這「提攜」並不自今日始，是「古已有之」。凌啓鴻「無題」四首之一云：

親善交鄰夙主張，

廿年不改舊思量。

隋唐互市曾何害

遼宋構兵致慨傷。

時局蝸蟻聽已慣，

人情鬼域幻無常。

成湯事葛傳青史，

終使邦家運啓昌。

「懿歟盛哉！」和日本合作，原來有這麼多的好處，真是夙所未聞。程大覺「上霞峯老人」詩云：「絃誦誰家繼泗管，中華文教漸消沉。他山有石能攻錯，異國相知感不禁」。與此詩頗足「互發」。一般言之，就是中華民族要想復興，是非讓日本來宰割不可，也非投降日本不可。這樣，漢奸詩人對「天恩高厚」的日本，便不能不「涕泗橫流」的「感不禁」了。不過這一類「應聲虫」的「調子」，也並不是無友邦「高論」的依據，就該報所載，就有日清水書記官的講演「中日文化的溝通」為證：

……據上面的幾點，曉得中日的祖先，是非常接近的。往來通商作官的，也很多，而且自由。

所以，文化的溝通也自由，各自採長補短，很熱心地在溝通文化。自從西洋的國家學術發達，現時的人，都中了他的迷，不在文化上着想，反斤斤的計較國家的界限。我不說什麼，請大家思量，究竟那一個重要。

清水書記官的意思很明白，大家祇注意於中日文化的溝通，至於日本，就是佔盡中國的地方，亡了中國的國家，也是毫無關係的。「親善睦鄰」原來就是如此。所謂「親善文學」，究竟是怎樣的一套把戲，卽此也可想見了。「新申報」副刊，在實際上，並非不接觸「政治」，也更可知。

由此，我們更可以想見，前面所列舉的一批「花」「愛」作品目，在政治上，將起怎樣的副作用，也是顯而易見，其目的，是全圖轉變讀者對中國抗戰的注視，引他們走向沒落生活的泥沼，藉以穩定他們的「劫掠統治」，削弱淪陷區中國民衆「抵抗的力」。其實，這仍舊是一種「妄想」。

三

這副刊里也發表着文藝理論，可以不斷的看到「小說與藝術」，「詩歌與人生」，「文藝與人生」，「批評與創作」，「閒話影評」，「戲劇與電影」一類的標題。每天有一「短論」，排作篇首，

由編者執筆，發表有關生活藝術的思想和意見。把這兩面的「論著」參合起來，我們可以透視出該副刊真實的「企圖」，在並不高明的技術下面，藏着怎樣的「法寶」。

「法寶」是不外三種。在藝術上，主張「爲藝術而藝術」。在生活，強調對「閒適生活」的追求。對作家，則用挑撥離間的方式，「破壞並防止他們的聯合」。爲什麼主張「爲藝術而藝術，爲什麼要提倡「閒適生活」呢？顯然是企圖用作品的行動，把讀者從政治拉開，要他們不問政治，發展到對日本投降。「每日漫談」里「泛泛」的談「藝術作品」，有這樣的話：

有些文藝把小說或戲曲當作一種的工具，把自己的思想藉以表現出來。這樣的東西，不能謂之純正的藝術作品。不過是一種論文的變形而已。「藝術作品，是不需要證明任何什麼」的。

引用着紀德的這最後一句話，來替自己張目，「不要證明任何什麼」，就是叫淪陷區的民衆，不要面對着日本在中國所實施的一切掠奪和暴行，而甘心的去做奴隸。然而，在實際上，人是不能「無視」的，於是他們提倡看風景，遊名勝，「致少女」，「考七夕」，「中秋話孟蘭」，在「新秋」的現在，對讀者「閑話牡丹」：

並有集萃照相館在寺內設有照像處，備賞花者照像，各界仕女留影者頗多。在大悲壇前，設置

臨時茶座，以便遊人休息。全寺景物，極其幽雅，身入其中，花香四溢，真覺別有天地。

其實，漢奸作者「閑話牡丹」的目的，也不過是要把讀者引進「現實以外」的「天地」而已。很遺憾，讀者並不能因「牡丹」而忘却「焦土」，以「照像」來充實「飢餓」，用盡心力，結果是歸於「徒勞」。

關於作家組織，可用編者的「上海文壇」作例。據他的意見，「在最近的二十年來，上海文壇，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是鴛鴦蝴蝶派獨霸的時期，第二個，是新文學家拔幟佔領的時期，第三個，也即是最近的一個時期，是呈着新舊混合同一步驟的狀態」。大概是有意迴避吧，這裏用了「呈着新舊混合同一步驟的狀態」十三個字，替代了「統一戰綫」的術語。對於「鴛鴦蝴蝶派」，他的結論，是「不足言功，也不能言罪」。理由是：

「鴛鴦蝴蝶派」原是新文學家們譏笑他們祇知咬文嚼字，修詞琢句，沒有主義，沒有意識，不過像鴛鴦蝴蝶的僅供人們的玩賞而已。其實，憑良心說來，鴛鴦蝴蝶派，對於新思想的介紹，舊禮教的糾正，以及發揚中國國粹的精髓，喚起人們對於文字的興趣等等，却也不無相當的功績。雖說他們那時的作品，大都脫不了風流旖旎，神怪武俠的範圍，但那文字的價值，情操的

純潔，也是無法抹煞。

同時並用「風行海內，紙貴洛陽」，「文名藉甚，婦孺咸知」，「文壇史上，足佔重要」，「類套詞來加以經染。在這裡，我不想從事於事理的論辨，所想指出的，就是編者在本文初步的企圖，是強調「鴛鴦蝴蝶派」在文學上的功績，挑起過去「新文學家」和他們鬥爭的史迹，希望刺激他們的情感，以遂其離間挑撥之志。然後再發展到第二步，忠告這一班作家：

更極力摩仿新文學家的作風筆法，而也以新文學家自居起來。那些新文學家呢，明知他們野狐參禪，但見他們既然低首投降，也足增厚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陣線，所以並不拒絕，遙相聲援，形成新舊混合的形勢。我們只要翻出近年來他們的作品，把目下的形勢，加以參證，便會覺得那些言論，多數是在盲從過度之下產生的。

把文化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構成因子，歪曲到怎樣可驚的程度於此可見。這一段圖窮匕見的話，就是說，真正看得起他們的，祇有漢奸之流，新文學家，不過是在利用着他們，並要他們澈底了解，「吃的是鴛鴦蝴蝶的乳汁，早已配定終身」，不必再做「新文學家」的夢，唯一的出路，還是跟他們一道去做漢奸。這種戰略，也真是笨拙的很，由於挽救國族於危亡而結成的鐵的陣線，其任何

的「一環」，都是無法拉脫的，除掉那少數的漢奸分子，這一回的膀子，結局也是空弔了。

對於所謂第二期的「新文學」，編者是一面佩服「研究的苦心，發揮的毅力，以及不辭勞瘁，不避艱難的向前推進」，但在這空洞的贊揚之後，却展開了另外的一面，下着似乎謙虛的針貶的話頭：

不過，他們爲要取得青年的同情與擁護，便不免在迎合青年心理的一條路上刻意叨好，故意遷就。不知因此一來，就鑄了些錯。我說這話，他們在表面上，固然不會承認，但在良心上，却是不會否決的。

聯繫着前面的話，可以了然到這裏所謂「迎合青年心理」，不外是指着「抗日」，「抗戰」。爲着明知雖也不會相信這「狗的說教」，又添上一個「良心」的結論，實則編者的目的，並不在此，蓋祇是藉以襯托他們的真實目的，拉脫並爭取文化抗日陣線舊作家的一環，一個永久做不成功的夢。

一般的說，這副刊所登載的作品，無論是作品抑是理論，無論是揶着怎樣「無所謂」的招牌，和在形式上怎樣不接觸政治，但祇要具有「政治警覺性」，把一切的事情聯繫着他方面看的人，是

決不會上他們的當，總會看出他們的假面之後，隱藏着的是什麼，客觀的影響是怎樣。在表面上，他們儘管「親善」，儘管「和平」，剖解開，顯露出的，終會是一種猙獰惡毒的漢奸面目，也就是高爾基所說的「濃毛狗似的人」。

四

所謂「袖狗」，在本質上是和「濃毛狗」一樣，不同的地方，僅祇是工作的方式。「濃毛狗」不敷任何的假面，使讀者「一覽無餘」，「袖狗」則盡量的掩護自己，不讓讀者看到真面，往往利而不經意的小處，對讀者痛下毒針。政治警覺性不夠的人，最容易受他們的欺騙。白居易「琵琶半遮面」可說法，是非常恰切地足以說明這一班狗的動態。

「新申報」雖自稱日銷「七萬五千」，但在租界的報攤上，是一頁也看不到，由於對民族的熱愛，報販是毅然地拒絕了代銷。於是，日本軍閥，便不能利用着可以混珠的「魚目」，所謂「大纜如拳，行不窺竇，毛色殷紅，有若錦繡」的「袖狗」出場，應用着比「新申報」副刊更技巧的工作方式，來遂行企圖達到實際上有如幻夢的任務。

在這里，祇想說最足代表的一種，有着「悠久歷史」的「晶報」。據雜誌「轟炸」的記載，這雖是一張小型報，每月所領津貼，竟達四千元之多。工作方式，與「新申報」附刊，略有差異，在政治上，是利用雜文適當的不經意的地方，痛下針刺，打擊並削弱讀者對抗戰的信心，也間登不關要害的頌揚抗戰人物的文字，以混亂讀者視錢，加強所針刺的效果，使讀者相信針刺的部分，都是由衷之言，並無漢奸作用。可以看下引的例：

國命不堪再削，瓜蔓焉能復抄。當百脈憤張之餘，宜悉心靜氣，利害平衡，勿以單純抗戰，而引起國際間之糾紛也。（張學良策動盛世才）

今世戰爭為經濟為科學，於此益信，日本與我皆未適格，不幸竟於東亞大陸，賣弄淺薄，適足為西洋人作試驗品，思之浩歎！（轟炸中之廣州永安堂）

張鼓峯事件既起，隨之有盛世才出動軍詢，該報發表此文，意義所在，極為明朗。後者不責日本之野心之侵略之破壞世界和平，以中日二國之處境同論，以「東亞」立場反「西歐」，無一不表現其為「應聲虫」格調。類此之雜文尾巴，時時可見，即全文採取頌揚態度，結尾亦必一致「遺憾」，以達其破壞的目的。技術之高明，可謂不愧為漢奸文士中之「袖狗」。

可是有時也究不免於「笨拙」，這可用最近一個紀念日的該報作例。這一天，刊載的紀念文字，計有兩篇，作為第二版「論著」的，是「八一三與九一八」，第三版則是「段祺瑞與八一三」。兩文的內容全是說「八一三」段祺瑞槍殺學生，前篇敘述了天安門事件前後，並加上這樣感歎式的尾巴：

「九一八」比了「八一三」的紀念，要微細的多，但因為中國的紀念日子太多了，不覺顛來倒去，都是使人可紀念的日子呵。

意思是很明白的在說，別要紀念去年的今天吧，過去政府壓迫的事太多了，你要紀念「抗戰」，不妨先去想想過去政府欺壓你們的往事。對一年來在中國製造種種罪惡的日本軍閥，是絕無一字的譴責。

該報除消極的起了這樣作用以外，並積極利用這可寶貴的日子，作了另一番的紀念。在第四版「內地報紙一覽」篇里，報告了一年來漢奸新聞事業在京滬淪陷區的建立。不稱「淪陷區」而說「內地」，豈能說是無因？第三版特闢「小掌故」欄，解釋「中華民國國名創者是誰」，却是有意紀念傀儡的南京「維新政府」，和北平「臨時政府」。請讀本文的第一句：

南京（維新政府）稱中華民國，北平臨時政府亦襲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當然中華民國，可寶哉中華民國也。

雖然在「國民政府」下用了「當然」之類的話，實際上是並不能完成「烟幕」作用的。南北兩偽組織名稱上，既不肯加「偽」，又不願有「孤」，且抑「國民政府」於南北兩偽組織名稱之下，用意所在，已是昭然。不擁護抗戰，不反對日本軍閥，不反對偽組織，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報紙，是比什麼都明白的。

在生活上，是不像「新申報」副刊的追求清靜閒適生活，是竭力的提倡着「色」與「性」。前者是專銷淪陷的內地，後者專售與「租界的華人」，這樣的分野，也是由於事實的必然。幾乎沒有一天的報紙，不論性慾，豔祕，韓莊，嚮導，按摩，在這樣的報紙上，竭力誇張着這一類的問題，從政治的抗戰的觀點看來，是決不能以「無聊」盡之的。在客觀上所引起的作用，必然是和「新申報」副刊同樣，企圖把讀者從對「抗戰」的注視，拉到對「色慾」的追求，以削弱中國抗戰的力。

據說這一位專談「色性」的英文專家，其開始談「色」論「性」，是還在「八一三」之前，其目的決非要起漢奸作用。當然由於該報始終「半遮面」的關係，寫作者不會全知底里，自然有並非

漢奸的作家。就所知，就有一二位潔身自好之士，依舊在該報廢續寫作。可是，也就爲此，我們不能不強調的提出，希望他們能根據時事的发展，辨證的來理解一切，去認識現在談「色」談「性」，是不同於戰前，環境兩樣，影響也當然不一。如果他們依舊和往日一般的愛護國家，他們應該立刻警覺，保持着不合作的純潔，這是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不然，則雖祇取「稿費」，不領「津貼」，在工作的實質上，是客觀的幫助了敵人，依舊不免於成爲敵人豢養着的「文士中的袖狗。」

五

袖狗文學的活動地域，較之濃毛狗爲廣泛，不僅盤踞在某一張報紙，從事於「陣地戰」，也分散的在其他刊物里打着「游擊」。利用着一部分國人對抗戰不堅定的心理，一般的私慾，來加以引誘，以期達到把讀者從抗戰拉開，削弱他們對政府的信念，減少對敵人的威脅。祇要稍加注意，是隨時隨地可以辨認得出來。如七月十二某報附刊所宣佈的四項規約：

(一)要闢成一個純文藝純思想的園地。

(二)莫談政治。

從濃毛狗文學說到袖狗文學

(三) 禁止一切漫罵攻擊的文字。

(四) 造成一個「真美善」的樂園。

因此，「加入本國地的人，無異於住在世外桃源一樣」。袖狗文學所用以號召讀者的口號，也正是如此，「國家事，管他娘。希望有無，是在不可知之天，不如享樂享樂，談談色性，找些適當的消遣，以與世無爭」。明知在瘋狂的日軍閥暴行之下，無「桃源」之可得，無「真美善」之可言，而進行着這樣的宣傳，其終結的希望，不過是要讀者塞耳閉眼，相信所謂「王道」與「和平」。

也許有人會起來抗議，說目前的新聞紙，談着色性，享樂消遣的，並不在少，且可斷言，某些作家，與敵人毫無關涉，不能作如是觀。這抗議是對的，很多那樣的作者，不懂與敵人毫無關涉，抑且對着自己的民族，抱着極端的熱愛，都是人所素知，決沒有把他們認作「袖狗」之理。不過他們究竟是忽略了一件事，就是他們決未想到這些文字，在主觀上固「沒有什麼」，在客觀上將如何有利於侵略者。

說一個實例。淞滬淪陷以後，小型新聞紙上產生了一種流行的新傾向，刊載新的猥褻短篇，一現象，戰前以及在戰爭中，是都不曾有過。其間寫作的技巧比較秀的，不但立刻成了名，且為各方

面所羅致，甚至漢奸新聞紙，也在刊載着他的「新作」。這固然由於讀者在初步戰事失利以後，及不長進的心理在作祟，相反地，這傾向却是十足地助長了這樣的「沒落的生活之風」，與抗戰有損無益，於侵略者反毫無疑問的有利。這樣的效果，總該不是熱愛民族的編者作者所相望的。希望這種有害的傾向，能很快的克服過來，以免無意的為侵略者所用。

回到本題吧。「袖狗似的人物」，在上述而外，也還有另一種，是兩棲在「濃毛狗」與「袖狗」之間的，而以後者的姿態出現的時候較多，這就是所謂「托派」。他們在自己的機關雜誌或真面目出現的時候，是以着「濃毛狗」的姿態幫助日本軍閥。在旗幟不顯明的刊物，或參加其他方面活動時，却不得不免成爲「袖狗」。他們的唯一策略，是採取着對軍事，政治，以及抗戰人物，和一切有關抗戰的事件，加以懷疑的指摘，造謠式的暴露。作者採取的立場，也好像是「抗戰人物」，姿態有時較之真的抗戰者更爲激昂。實際上是狗類的「變種」，也可種之爲「第三種狗」。

六

自淞滬淪陷以後，一年來的漢奸文學活動，是略如上述。但無論其爲「濃毛狗」，爲「袖狗」

，抑爲「第三種狗」，在抗戰之中，其企圖危害民族的意義，是不需要再加任何解釋而能了然的。爲着自己的民族，爲着抗戰的勝利的前途，每一個中國人，對於敵人的這樣活動，是應該加以注意，檢舉，不要被軟化，要予以致命的打擊。在淪陷的孤島上，文壇依舊是一片戰場。

同時，並熱切的希望於許多作家，立刻放棄「跳出門爭」的立場，停止寫作那些足以「資敵」的作品。集中自己的文筆活動，於抗戰的一個總的焦點上。須知在目前的环境里，誰也無法「跳出門爭」之外，而也只有「漢奸的作家」，「狗似的人物」，才會：

「全不想

故國山河誰打破，

向丹墀

舞蹈賡歌！」

（一九三八年八月）

論新的色情小說

自從我軍退出淞滬以後，在上海的市民層中，流行着一種新的色情小說，其影響，不亞於鴛鴦蝴蝶小說前期的李涵秋，後來的張恨水，然其成就，則較之張恨水尤為低下。

此類小說之代表作者，即捉刀人王小逸，中心作品係「鸞和散輯」與「今雜事秘」。兩書既刊部分內容，簡言之，可稱為「新性史」，實由於其對於性行為的無掩蔽的寫述。

這樣的估計，上實際，是不足以說明捉刀人作品的。在淞滬戰爭之前，作者似亦在寫此類作品，何以竟不能得到歡迎？於此可以理解，捉刀人作品之所以風行一時，實由於投合了我軍退出淞滬後一般幻滅頹廢讀者的心理。他們對戰爭勝利前途的信念發生動搖，走上了消沉享樂的路。捉刀人作品，恰好是迎合了他們的需要，使他們在跳舞，跑冰，玩女人之外，更能得到一種文字的享樂，一種性的新刺激。

其次當是捉刀人的寫作技術，確有足以吸引讀者，而有不同於舊色情小說的所在。作品的內容

，雖仍不免於摭拾舊作，雜湊成章，但他却能運用着一種新的技巧，而加以表現。

他的最大的特點，是善於運用一切新舊的，以及從軍政到日常的術語，而使之色情化。就是把一切的名辭，運用來以形容性行爲，使讀者能得到一種新奇的感覺。再加以細膩而有情趣的得之於新小說的作風，自然是更加强了作品的力量。

不過，無論捉刀人把每一篇小說寫得如何細膩，有情趣，而又新奇，但終免不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充實。完全倚靠着新的術語，重疊的語句。來遮掩作品內在的空虛。這正說明了他的作品風行的另一種原因，是絕對脫離了封建觀，而是資本主義的。外面儘管是富麗，是繁榮，而實質上已到了枯竭的時候。正由於這種原因，他小說中的色情男女，無論怎樣的放蕩，受不到一點舊色情小說所說的懲戒。而女性的性行爲，更大多是出於自發，或玩弄男子的性心理。

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的現象，而捉刀人是把握住了，這自然會使那生活在鍍金城的上海，以及對戰事西移而感到失望的享樂的人們，有着新的快慰，而加以贊揚。因爲他們能從這些作品里，獲得更適合於自己的享樂行爲，而舊的色情小說所無法給予，也不可能給予的激刺。

可是戰事雖然西移，但並不足決定中國的失敗，中國的勝利，是要在抗戰能否長久一點上決定

。戰事雖然西移過了九江，但上海還依然是個前線，並非後方。上海讀者新的營養，無疑的是抗戰勝利信念的增強，繼續和敵人抗戰精神的提高，最低限度，也應該是鼓勵一點氣節，勸導那些動搖的份子不要去做漢奸。而捉刀人恰正相反，每天在繼續努着力的，是誘導人走向淫慾，走向享樂，走向沒落的路。僅就這基點看，則捉刀人作品之所以風行一時，雖自有其客觀原因，然於抗戰，於國之爲功爲罪，於敵人是利有害，也就很顯然了。

「鬼的故事」

獻給「鬼」的導演

自從上海淪陷以後，平地里添上了許多鬼似的人物。電影界也好像有意的應着這拍節，風行着鬼的影片的攝製。這雖不能說是百分之百都如此，然確實已形成了一種傾向。

爲着湊湊鬼趣，我也想到了一則「鬼的故事」：

主人公是一位自編自導的導演。他計劃着攝製一張恐怖驚險的鬼影片，想利用鬼來大大地賺一批錢。他買了許多關於鬼的書，翻了許多關於鬼的圖畫，招請許多歡喜說鬼話的朋友講鬼，出奇制勝的製造了許多鬼的模型。

然後，他開始「拚湊」鬼的劇本。他以爲，單純的寫鬼，那是沒有方法形成恐怖的，因爲鬼並不怕鬼，怕鬼的是人。人與鬼是可連的，但沒有羅曼斯，則又缺乏戲劇性。於是男鬼與女人的糾紛

，女鬼與男人的歪纏，遂變成了這劇本的幹線。自然，還得加上一些恐怖的情調，色彩，以及音響效果的渲染。

他想像：這鬼的故事，將成爲「鬼的電影」的「豐碑！」

他開始寫，在舞倦歸來的暗夜，起始還感到生澀硬拉，不大自然。但後來，却越得意，寫到驚心動魄的所在，竟自己忍不住拍案叫絕：「好戲！好戲！」大概是由於他得意過分罷，他連房間四周放着的鬼的模型都忘了，因此，在他高興到極度的時候，猛抬頭，看見許多惡鬼在他面前，也竟嚇了一大跳，後來纔意識到這是自製的模型：

——沒有鬼！這不過是我有意來作弄人的！

他這樣想，接着又寫下去，約莫再寫了一點鐘，窗外突然來了一聲悽厲的慘叫。他以爲真的來了鬼，全身汗毛馬上豎了起來，顫抖得很。他趕快挨過去，想關上窗。他走到窗口的時候，却發現了一隻大鳥，從臨窗的樹上，撲撲地飛了開去。

——原來這是鳥！

他身上鬚髯鬆了許多。接着他的靈機一動，立刻跑回書桌，把原稿倒翻過幾頁，拿起筆，輕

快的批上了如次的說明：

「當無常鬼出場之前，先要有一個叫聲，越悽厲越好。在這個時候，主人公要顫抖，要害怕，要全身乏力，要面容慘白，要說不出話來，如我今晚所體驗的一樣。」

他扔下筆，快樂的倒到沙發上去，抽着濃濃地烟。在昏迷中，他贊美着自己：「真是好效果，不比僵屍里的蝙蝠壞！」他想起看過的一張好萊塢的鬼影片。

在整個的寫作過程中，他的頭腦簡直沒有清醒過。

經過許多時間的籌備，這張片子開拍了。滿攝影場全是些奇形怪狀的鬼，恐怖猙獰的鬼，不見經傳的鬼。公司老闆，對一些在鏡頭前的活鬼，大大地讚賞了一番：認為生意很有把握。他這時的快樂，簡直是阿Q升天！

他不知要怎樣感謝他的「養生主」纔好！

「開麥拉！」他得意的叫將起來。接着，機器便嚓嚓地動，於是底片一尺一尺地搖過，如同仙家的法寶，妖魔鬼怪，一一地都收了進去，從形影以至聲音。導演得非常「逼真」，連攝影師也感到害怕，弄到不敢正視鬼魔，祇緊閉着眼睛，胡亂地管着機器。

老闆告訴他，要很快的完工。他承受了命令，便日夜的趕。工作人的精神，是否來得及，他全不過問。

這惹起了很大的反感。在拍攝到某一個夜晚，便有兩個演員計議，怎樣的打擊他一下。他們想：「導演既歡喜鬼，我們就用鬼來小小地懲罰他一回！」他們很祕密地計劃着怎樣地進行。

夜里四點鐘的光景，他拍完戲回家了。因為離家不遠，他照例是步行，經過一條很闇黑的小道。那里知道，他一個人正在想念着什麼的時候，突然後面來了尖利的一聲怪叫。

——這是鬼！

他下意識的這樣回過頭來。在闇淡的街燈下看，竟不出所料，兩個多麼可怕而又猙獰的鬼，兇惡的張牙露齒地仇視着他，好像等着吞噬他一樣。

「不得了！」他一面這樣想，一面拉起腿來就跑。兩個鬼緊跟着在後面趕。

他一直不敢停留，跑到家門口，他覺得兩個鬼總不肯饒他，緊緊地跟在後面。他想：「還是藏到房間里去吧！」很快的又衝進去，跑上樓，推開自己臥室的門，他纔喘息了一下。

他這時的神經刺激得太厲害了。

他正要坐下，忽然發現在房間的四周，都站的是鬼。「是模型吧」，他自己安慰。可是不成，他看見他們的眼睛都在動，手也在動，腳也好像在動，似乎要從四周把他包圍起來。

於是他全身抖得更厲害，他身體發軟，他想衝出去！

他開始向房外跑，但是不成，當他快到的時候，一個臨門的鬼模型受了震動，橫倒下來，把門攔住了。

他嚇得倒退了幾步。從此，他便無法再找到走出的門，他覺着所有的鬼，都十惡不赦的把他緊緊地包圍，直到他連最後奔逃的力量都沒有，而倒了下去的時候……

我這假想的鬼的故事，不知能否當選。如果有人認為「還不壞」，「還能幫他們賺一點錢」，那麼，雖在「抗戰」「節約」時期，我也願無條件的奉送給他們。同時還可以附贈一個片名，叫做：

——「活見鬼！」

一本沒有寫成的戲劇

——青島的日軍悲劇

我聽到了兩個很悲壯的故事。

這兩個故事都發生在青島的日本軍隊中。

一個是屬於「厭戰」的——

有一個厭戰的日本下級軍官，他看到了這一回對華的「膠濟戰」，並不像他們軍閥所說的簡單，時期是要往下拖，而且不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結果也不見得就會「勝利」，於是他感到了厭倦，他要自殺。

他有一個很要好的中國友人，他們常常在一起。這軍官老是嗑着酒，每當嗑到差不多的時候，就要自殺。那個中國人，我想多少是會有些漢奸嫌疑的，他有點害怕，勸他，監視着他，不許他自

一本沒有寫成的戲劇

殺。可是，一切的努力，並不能挽回那個厭戰者的命運。

終於在一天吃了許多酒的時候，那軍官突然拔出了「寶刀」，向胸前的右邊一戮，刀子戮進肚子有兩三寸。這個漢奸看見，馬上着了慌，連忙跑了過去，想奪取他的刀，要求這軍官不要害他，因為他是中國人，這地方又是他的家。

那日本軍官拒絕了他的請求，他說：「朋友！我決不害你！你趕快到外面喊憲兵去，我等他來了再死！」因為他有意的先戮他右邊，沒有針對着要害的所在下刀。這中國人沒有辦法，祇得急急地跑去找日本憲兵。

當日本憲兵進門的時候，他纔把刀口一轉，向右邊一拉，直拉到腹部的中心，給憲兵看見他是自殺……

一個厭戰的軍人，就這樣結束了他的生命！

另一個是屬於「反戰」的——

有一天，一羣漢奸聽到一個日本軍人要回國，他們替他餞行。照例是「主客盡歡」。同時，也照例的有漢奸代表致詞，與這日本軍人的「答詞」。誰都沒有想到，當這位貴客站起時，他却並不說什

麼話。他祇是說：「朋友們！我今天想引你們喊兩個口號」。大家以為一定是「皇軍萬歲」之類，自沒有不同意之理。

那知道他第一句喊的竟是「中華民國萬歲！」

漢奸們有些驚訝，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然轉念一想，又以為這是他們較客氣的應酬，終於大家附和的喊了出來。

接着來了第二個：「打倒××帝國主義！」

這却使漢奸的一羣咋舌了，現出無限的驚訝，誰也不敢作聲。這日本軍人看沒有反映，似乎也有一些了然。便向他們解釋道：「我老實的告訴你們吧。我是一個反對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日本人。我在軍隊里做了許多的反戰工作。上官已經有了許多覺察。這一回調我回國，是要治我的罪的。承你們的好意來替我餞行，我不能不把我的真面目，真態度告訴你們。我希望你們覺悟，不要做漢奸，回到祖國的懷抱里去！」

漢奸們感到無限的羞慚，終於跟他喊了第二個口號。

這日本軍人後來大約是遭受的懲罰……

一本沒有寫成的戲劇

七〇

這兩個故事，據青島的來人說，是絕對的真實，是充分的暴露了日本隊伍內在的真實。他們反戰厭戰，沒有一個真的願為他們的軍閥犧牲，來射擊中國的兄弟。

我想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獨幕劇。

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往下拖，因為結構上的困難，我終於還沒有寫成，現在，我是決計放棄寫成劇本的計劃了。

然而，我不能不把這暴露日本軍隊內部的悲劇宣揚開。

我終於寫成了這樣的一個報道。

（七月二十日晨）

從「愛與死的搏鬥」公演說到

羅曼羅蘭與中國抗戰

在第二次歐洲大戰的危機實質上因四強會議而更加深刻，中國在廣州武漢相繼陷落撤退而愈益顯出抗戰力量堅強的今日，上海劇藝社公演羅曼羅蘭的「愛與死的搏鬥」，在意義上，是極值得我們注意的。

可定我的話題並不想集中在這一方面，我想說一說在第一次歐洲大戰時期的羅曼羅蘭，以及二十年來羅曼羅蘭與中國的關係。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就是第一次歐洲大戰爆發的一天，羅曼羅蘭在日記里是如次的寫着：

咪未市，摩養爾旅館。

「三點三十分，咪未市的火車站上，貼出一張聯合通信的電報，報告着這樣的一件事：「俄國

下動員令，德國已宣戰。」

「現在是一年中最美的一個季節。特別是今天晚上，是一個清朗的晚上，萬山煌煌地在薄綠的輕煙之中漂浮着，滿月在湖水上投射着黃金一樣的光彩——那光彩，從色伏衣的山上照遍了全味未市，空氣好像在動盪人心似的，紫藤的清香在夜的大氣中流過來，星兒閃着清麗的光。是像神國似的安靜的美麗的這一天，歐洲各國却開始了廣大的戰爭！」

多麼美麗而安靜的日子，歐洲的侵略國家却掀起了廣大的戰爭，幾乎使全世界都陷於苦難之中。於是羅曼羅蘭便英勇地提出了抗議，從戰爭的開始，一直到終結。他這第一天的日記，就首先揭開了他的立場。

現在的中國，是正和當日的歐洲一樣，在「安靜的」「美麗的」時日之中，遭受着東方的侵略者的進攻，不得已而從事保衛世界和平與民族獨立的戰鬥。美麗的田園，巍峨的都市，在日本的暴行下，現在是都變成了焦土。日軍不講人道的轟炸，射殺殘酷的行爲，更突破了世界最兇殘的紀錄，造成了人類史上的奇恥。

在這場合，羅曼羅蘭是本着他爲正義而戰鬥的精神，始終站在中國的一面。歐戰時間，他一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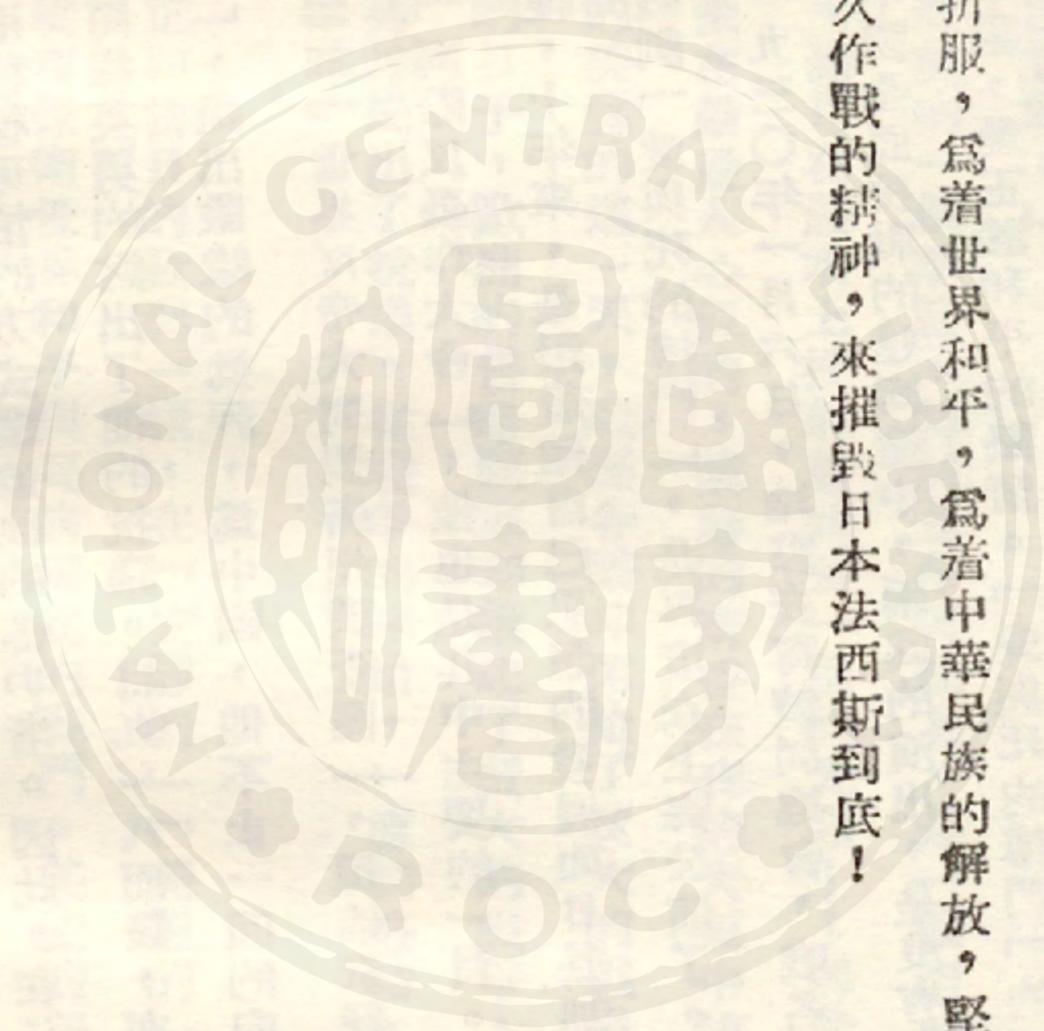
抗議了四年，他寫成「超戰篇」，寫成「先驅」，寫成「L'Unité」及其他的戲劇，在批評巴比塞「火綫上」時，更高揚着他的聲音說：

「這位證人（指巴比塞）的聲音，把最近三年來理想化了歐洲屠戶的謊話，全都揭穿了！」

他始終是打退了那用種種可怕的方式壓迫他的暴力者。因此，在日本法西斯不斷進攻中國的時期，這位歐洲的巨人，同樣英勇的送出了他的抗議。自九一八而後，在每一次日本進攻中國的時期，他都對「東方的屠戶」，提出嚴峻的批評，為中國，他不止一回的向全世界主持正義的人們呼籲。民國二十二年，他還參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滿州調查團」，預備來到中國。到蘆溝橋事變發生，他是更加憤慨，最近的「國際反轟炸大會」，他也是其中主要的一員。羅曼羅蘭對中國的愛護，也就是對正義與和平的愛護，十年來，是跟着他自己思想的發展而日益加強。

現在，羅曼羅蘭的戲劇「愛與死的搏鬥」，是再度在上海公演了。回憶第一次的演出，是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夜（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地點在寧波同鄉會，戲名：愛與死的角逐，據另一譯本），這一回，却是在中國全面抗戰的建國途中，兩回的演出，是沒有一回不連繫着中國的苦難，也更明確的反映了他對中國，愛正義和平的熱情。「愛與死的搏鬥」的演出，正是要我們學習羅曼

羅蘭不爲一切的暴力折服，爲着世界和平，爲着中華民族的解放，堅決奮鬥到底的精神，來強化我們抗戰的力量，以持久作戰的精神，來摧毀日本法西斯到底！



「西行漫畫」題記

當我從一位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同志的手里，接到這一束生活漫畫，而逐一看過的時候，我內心的喜悅和激動，真是任何樣的語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

雖祇是二十五點的漫畫，却充分的表白了中華民族性的偉大，堅實，以及作為民族自己的藝術在鬥爭與苦難之中在開始生長。

我以為，在中國漫畫界之有這一束作品出現，是如俄國詩壇之生長了普希金。俄國是有了普希金纔有自己民族的文學，而中國，是有了這神話似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生活紀錄畫片，纔有了自己的漫畫。

在中國的漫畫中，請問有誰表現過這樣樸質的內容？又有誰表現了這樣韌性的戰鬥？刻苦，耐勞，為民族的解放，愉快地忍受着一切，這是怎樣地一種驚天地動鬼神的意志。非常現實的在繪畫中把這種意志表現出來，如蘇聯文學之有「鉄流」「潰滅」，是從這一束漫畫始。

其次，中國既有漫畫，雖不乏優秀之作，但真能表現民族的優越性，生長性，不滲雜任何病態的渣滓，內容形式，甚至於每一筆觸，都百分之百表現其爲「中國的」，如這一束漫畫，在過往是還不會見過。

因此，這經過了悠久的旅程，而又從遼遠的陝北帶到南方來的一束漫畫，它將不僅要伴着那二萬五千里長征歷史的偉大的行程永恆存在，它的印行，也將使中國的漫畫界，受到一個巨大的新的激勵，走向新的開展。它要成爲漫畫界劃時代的紀念碑，分水嶺。

發揮着民族偉大意志的反侵略戰爭，現在是在繼續的開展。廣大民衆爲着民族的生存是毫無顧惜的在忍受着一切的苦難。這正表現了這一束漫畫所反映的民族精神的更進一步的發揮。把它印行出來，正是要在當前的戰鬥事實而外，向全世界有正義感的人們，提供一項中國抗戰必然勝利的歷史實證。

我謹以無限的敬意，呈獻給這一束漫畫的作者——蕭華同志！

「抗戰木刻集」叙

我沒有想到在抗戰的十八個月之中，中國的本刻，竟有這樣急遽的發展！

這完全是爲民族而犧牲的英雄們的血所凝結而成！

中國木刻家，用着這些鮮紅的血，沖洗淨了過去許多的缺點，也充分的表白了自己在戰爭中是如何的生長，堅實。從生活的反映里，更預示了中國抗戰前途，必然地會走向勝利！

這里面，最使我感動的，是關於軍民團結的幾幅，如「買物公平不拉夫」，「軍民打成一片」，「走出工廠田莊課堂踏上前線」，無往而不表現了中國的統一，與抗戰的信心和熱情，以明快有力的線條，發揮着中國民族性的堅韌與偉大。

其次，是戰鬥。如「敵人從那里來」，「冒着炮火前進」，「誓死捍衛我們的國家」，「光榮的戰跡」，「保衛大西北」，也無一不說明着偉大而無畏的英勇的進軍。可見中國的士兵與民衆，除掉那少數的漢奸而外，是沒有一個人不願意爲着民族的福利而犧牲一切。和敵人的畏葸，憂慮，

瘋狂，自殺，種種形態，適成爲一個絕對相反的比例。

也刻了敵人的殘酷，憤恨地喊出了「以轟炸還轟炸」，暴露了遭遇「殘酷的轟炸」的實景。從畫幅里，還能以看見，許多中國人的沒有「家」，「逃亡」，成爲「難民」生活的艱苦。然而，這里面並沒有「傷感」，並沒有「絕望」，有的祇是一種忍受着一切，向前苦鬥的精神。

此外，「保衛我們的工廠」，「敵人後方抗戰的英雄」，「凍雪中的東北健兒」，「游擊隊員的生活」，「搬運勝利品」，「夜行軍」諸幅也都是很優秀的，無論在那一方面，成就都超越了戰前的成果。

我很高興這本木刻集的印出，特殊是在上海這樣成爲了游擊區而又「別有天地」的所在。它將比一切的文字，更直接地把抗戰各方面活生生地形象傳達給廣大的讀者。

胡沙隨筆解題

我爲「世紀風」作隨筆，所以題名「胡沙」，實自夏存古詩「一身存漢臘，滿目盡胡沙」而來。存古是明末義士，名完淳，投軍時年僅十五，至十七卽就義。父彝仲，先存古殉難。存古學有師承，兼秉父教，所爲詩文悲憤之氣，不可遏抑。今「漢臘」固不須一身來存，而孤島上「胡沙」滿眼，却是事實。以此命題，亦所以勸已勸人，冀留居孤島之我民，能於胡沙滿眼之中，羣策羣力，繼續作「存漢臘」之奮鬥也。

前清末季，有作「渡江楫傳奇」者，署名竺崖，演祖述渡江事。其詞極慷慨激昂之致，其意亦滿眼胡沙之類。余獨愛其「叨叨令」，辭云：

好一個赤縣神州，

到處那鳥跡獸蹄兒遍。

傷心個文物衣冠，

胡沙隨筆解題

胡沙隨筆題解

都被那羯種羌胡兒亂。

可惜這故老遺黎，

提起那鮮卑匈奴兒顫。

眼看着大川名山，

都教那後涼前秦兒佔。

兀的不痛殺人也麼哥，

痛殺人也麼哥。

是誰人故國遺宮，

北望着麥秀黍油兒嘆。

宛然是今日孤島的寫照。不過，這裏雖是千重萬重來胡騎，我們却並不「歎」，我們是祇有「憤」，祇有「勵」，堅決地：

我誓收中土靖三邊，

激起神州一度兩度玄黃戰。

尅日痛飲黃龍城，
及時洗兵魚海岸。

戰！戰！戰！

收復我堯都禹域，秦城漢關！

在胡沙滿眼之中，我們是仍然有着這樣的決心。當然，也許有人缺乏實踐的勇敢，但亦有最低限度的辦法，即消極的不與侵略者作任何的合作。明亡之時，洞庭女子投漢陽江，有絕命詩云：「征帆又說過雙姑，掩淚聲聲怯夜烏。葬入江魚沉底後，不留青塚在單于」。是連屍骨，都不肯留給「單于」的。以一亡國後的弱女子猶能如此，我輩豈能連「不合作」都辦不到？「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時不再來，我們究竟還要等待着什麼呢？

「兵車向前開」

文載道先生最近寫過一篇雜感，主張掃蕩遺民氣，我覺得是很對的。中國並沒有亡，而是在生長，然而許多的智識階級，却把自己安排在遺民的地位。在生活上，文字上，處處表現着悲歌當哭，哀感莫勝的氣慨。其實是完全多餘的。

中國是在生長，而非沉落，並且閃爍着前途的光明，這就從許多有關戰爭的詩歌里，也看得出來。從古以來的軍事詩歌，是處處表現着一種雄壯，然終不免於傷感，結果是成爲悲壯。完全具着健康性，即毫不見傷感氣氛存在的，並不多。

現在却並不如此。因爲不是內戰，也不是爲一家爭天下，而是爲民族求生存，爲世界求正義。由於這樣的出發，走向戰場，歌聲里祇有「壯」，沒有「悲」，祇有「英勇」，沒有「感慨」了。這從前線傳來的種種紀載，是充分反映了這一些的。這裏且抄下一節歌：

兵車向前開。

砲口在笑，

壯士在高歌，

風蕭蕭，

髮影在風裏飄。

這是臧克家「兵車向前方開」的最後一節，收在他的近集「從軍行」里的。在這一冊詩的扉頁上，他還題着：「詩人呵，請放開你們的喉嚨，除了高唱戰歌，你們的詩句將啞然無聲」。這是非
常正確的，在這樣偉大的抗戰時期，除掉歌頌抗戰，我們還能唱些什麼呢？遺民氣，以及也可以概
括在遺民氣里的不健康的傷感性的被掃蕩，那將是應該而也必然。

還是回到「兵車向前方開」罷。雖然祇是單單地六行，然而戰士們的歡喜，意境的偉大，空氣
的明朗嚴肅，便是「砲口」，也都感覺着在「笑」的氣氛，是說明了一種怎樣「祈戰死」的精神，
又怎樣說明了中華民族性的堅決與偉大。以這樣的精神來與侵略的日本軍閥抗戰，有誰能說我們不
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上海是變成了淪陷區，可是並沒有決定的意義。如果我們從抗戰的全局來理解，這依然還是前

「兵車向前方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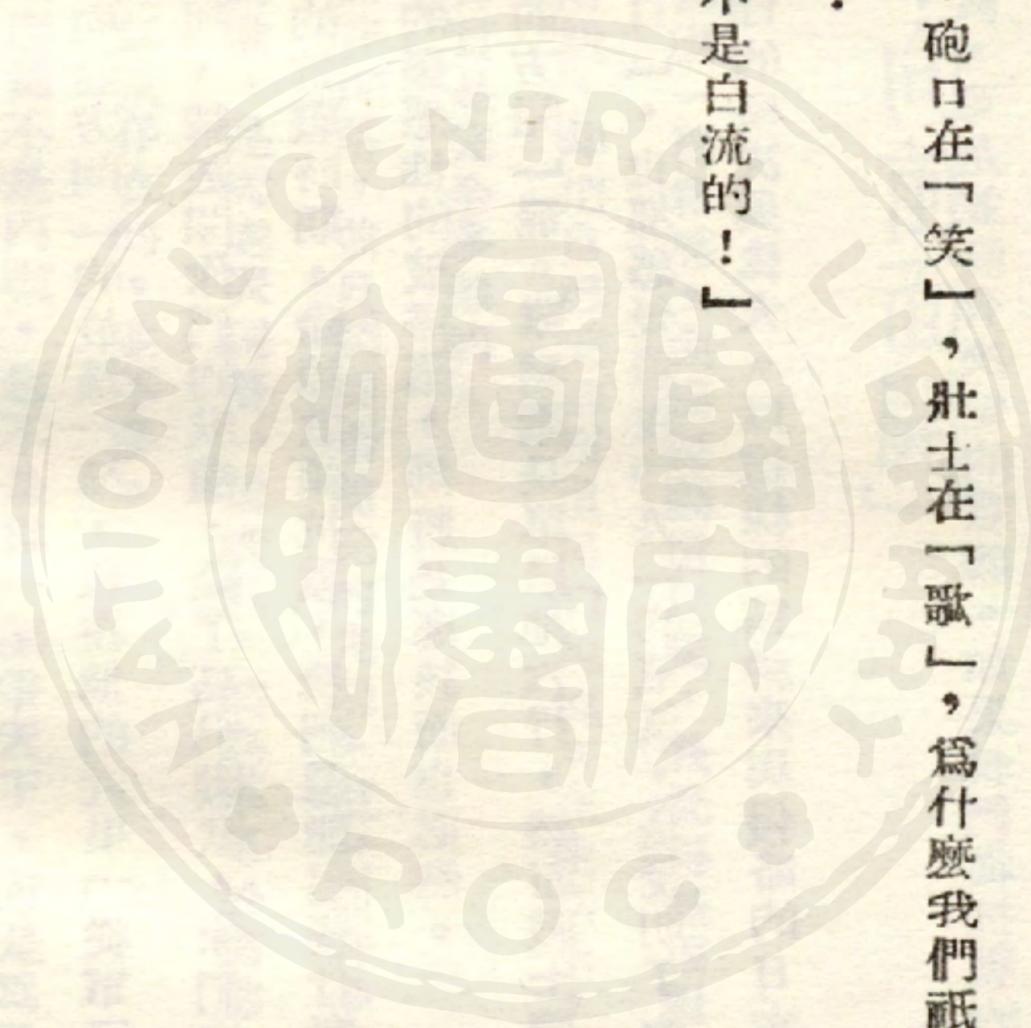
「兵車向前面開」

八四

方。「要變日軍的後方爲日軍的前方」，這決定並不自今日始。這樣，又何來「遺民」，何必「傷感」？兵車在「開」，砲口在「笑」，壯士在「歌」，爲什麼我們祇能「哭哭啼啼」呢？——

「抗戰到底！」

我們的紅血不是白流的！」



國難小說叢話

黑獄

漱六山房張春帆所著小說，最爲人稱道者，爲寫清妓院生活之「九尾龜」。實則張氏所著之「黑獄」，其價值乃高過「九尾龜」十百倍，乃真可稱，然絕不爲人所知。

「黑獄」係寫鴉片戰爭前夜的小說。書凡二十四回，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點石齋印。與「九尾龜」前數冊同年發行。所描寫的，都是鴉片輸入後，在廣東所造成的種種惡果，自官吏以至小民。

此書之寫實性甚強。即書中之事實，足見官民間因鴉片所引起的種種糾紛之日趨嚴重，而必然引起大的「激變」，此「激變」，即清醒之官民，必有一日起而拒鴉片之再輸入，而不惜種種犧牲以完成之。讀此冊後再閱其他鴉片戰爭小說，可知中英鴉片之戰，其發生實有悠久之前因。

鸚粟花

看過「黑獄」，可進而讀「鸚粟花」，一部正面寫鴉片戰爭的中篇小說。出版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元和觀我齋主人著，別題「通商原委」。

書凡二十五回，又首緣起一回，有作者的敘，說明寫作此書之目的，在使「讀是書者，觸目驚心，痛恨洋烟之爲禍。」封面作「鸚粟花」圖。

敘述始於中英通商，鴉片輸入，第四回即寫到林則徐焚燬烟土，然後戰爭以起，由粵圖浙，以至於破鎮江，逼金陵。最後則爲「諭洋將從容停戰，聽漢奸草率議和」。又二回寫此戰的餘波。

作者所取立場，完全站在林則徐一面，故對朝廷奸佞，屈辱求和之輩，抨擊甚爲激烈。文字亦甚簡潔。惜文學氣分較單弱。

死中求活

寫中法戰爭之小說，除會樸「孽海花」有一部分涉及外，單冊極難得。余竭數年之力，始得「

死中求活」一種，然仍非完本。

此長篇載雜誌「雲南」，余所得者凡十八冊，刊行期始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終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斷續刊登，至十三回即中斷。著者署「對鏡狂呼客」，當係雲南人，然不知爲誰也。

此書紀敘，始「病君臣偷安無遠志：昏總督貪利種禍根」。然後寫總因：「法蘭西派兵測海口，安南人恐禍及教徒」。接着就是戰事。至第九回，劉永福才登場，「咸宜帝下勤王詔，劉求佛起黑旗兵」。第十四回，敘到中法直接糾紛：「求保護黑旗大戰，起交涉中法失和」。然後寫中法直接戰爭，至十三回止。

全書內容，史實性相當強，「僅有」固矣，且亦可稱之爲「傑作」。惜未寫完，單冊亦未見，真是一大闕典。

中東大戰演義

洪子式之「中東大戰演義」（一九〇〇），余已數數論及，作爲僅有的關於甲午（一八九四）

中日戰爭前記而加以強調則可，作為藝術作品看實難有可取處。

如馬關和議一節，洪氏絕不以藝術的手法加以描寫，只全部抄錄和議時之談話紀錄，且毫不改動，至使一回文字，長至數萬言，臃腫，不調和，且亦無味。故余將此冊編入「甲午戰爭文學集」時，大爲刪節。然其缺點，則並不因字數減少而稍減也。寫劉永福部分雖有可取，亦終難免於粗糙之誚。

甲午中日之戰，實爲日本五十年來不斷侵略中國之根源，在史的意義上極爲重大，然迄今竟無關於此戰之較優秀作品出現，實爲吾人之恥。蓋一般言之，二十年來，非無作者，特皆不肯作此繁重艱難之工作耳。

台戰實記

關於舊刊劉永福書，已先後獲得多種，小說則除「中東大戰演義」後十數回外，迄未有得，直至最近數月間，始先後收到兩種，一爲寫甲午中日戰爭之「劉大將軍台戰實記」正續十二卷，一即載諸雜誌「雲南」中寫中法戰爭之「死里求生」。

「台戰實記」係巾箱小本，初集刊於光緒乙未（一八九五）閏月，次月印續集，台灣之戰仍在進行中。內容首爲地圖，人像，戰事畫。文字多採當時之道塗傳說，種種怪話，不勝枚舉。總之，多不可靠，不能作爲史實。寫作方式，有類「新聞小說」，文字極拙劣，完全爲商賈牟利作品。續集更壞，劉永福「上總理衙門王大臣書」，亦竟作爲一卷。

戰事畫，兩集所收，凡十三幅，如「生番食倭」諸幅，極爲荒唐。據載籍，不僅商賈如此，卽當時新聞紙亦多捏造事實，並採不確實傳說以資號召，有類今日日本報紙所載之中日戰爭新聞。而中國新聞界，則由四十年來之努力，在此番戰爭中，已不作「誇張」之談。此番中日戰爭之結果，卽此亦可作一預測也。

夢平倭奴記

此爲甲午戰爭失敗後智識階級洩憤之作，兼示對朝廷屈辱求和之不滿。大約說一智識階級，特受殊恩，奉命東征，既佔東京，復執日皇，卒至日皇悔悟，殺主張侵略諸臣，歸還朝鮮，而生班師歸國，亦膺不世之榮。卽至醒來，方知原是一夢。

原載當時「新聞報」，寄嘯山房主人輯「時事新編」，曾收入第六卷中。並按云：「關係長洲高太癡所作，觀其筆彙，酷肖此君。姑無論其確否，亟採選之，以快衆人心目云爾」。「新編」有高氏敘言，而按語如此，當爲高氏所作無疑。某君輯「諫止中東和議奏疏」，收入卷三中，殊不類。

「以快衆人心目」，此極足說明當時作者讀者雙方心理。蓋作者固藉此以洩憤，寫完後鬱積「爽然若失」，即讀者亦因「假想的片時歡愉」，減少其心頭苦惱。實則，「侵略」與「失敗」的「現實」，終不能爲「幻像」所吞沒也。此亦即所謂「阿Q相」之表現。

中東和戰本末紀略

關於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戰爭小說，余先後已獲得多種。近又得「杭州白話報」折訂本一種，題「中東和戰本末紀略」。平情客著，十回。不知與該報著庚子小說「救劫傳」十六回之良廬居士，是否爲一人也。

此書簡略的寫述了甲午中日戰爭的經過，惜不能藝術地加以表現。洪子式「中東大戰演義」，雖爲寫甲午戰爭之較佳作品，已缺陷諸多，而此秩乃不免更有遜色。故僅錄全書之回目於此，以見

內容之一斑：

- | | | |
|-----|----------|----------|
| 第一回 | 東學黨大亂韓京 | 朝鮮王乞援清國 |
| 第二回 | 韓亂清國興兵 | 仲國威日廷聚議 |
| 第三回 | 拒公評中日交兵 | 要半途牙山遇敵 |
| 第四回 | 先勝後敗牙山失守 | 得隴望蜀威海被兵 |
| 第五回 | 左冠亭慷慨誓師 | 鄧正卿倉皇赴難 |
| 第七回 | 葉志超兵敗平壤城 | 宋祝三退守摩天嶺 |
| 第八回 | 文酣武嬉名城迭陷 | 兵連禍結衆庶遭殃 |
| 第九回 | 辱國威棄城不守 | 懲戰禍遣使議和 |
| 第十回 | 吳激卿大言招挫敵 | 李少荃奉使再求和 |

以上回目九條，第六回缺，惟全書並無缺頁，或不連續之處。想係因隨作隨印關係（每期刊兩頁），誤「六」爲「七」，終至未曾發現。故實爲九回本。寫作藝術，與「救劫傳」相較，可謂並無高下，簡明的演述史事而已。

旅順落難記

「旅順落難記」一書，余曾數爲介紹，所據係「新新小說」(一九〇四——七)殘本。去歲得全秩於蘇州，始得盡讀全文，惜仍未譯完。然以其可寶也，今春輯「甲午戰爭文學集」時，遂亦將其編進。後晤鄒嘯兄，始知近人亦有譯者，載雜誌「再生」中，因托其將舊譯本未譯之最後一回補入，並按舊稿例添上回目。

此書原著者爲英人阿侖，按舊譯爲十回，以小說體例，描寫其在旅順所目擊日人對中國人民之殘殺與劫掠慘狀，兇暴殘刻，出吾人意想外。作者亦被拘軍艦上，於午夜躍水逃岸，並助救中國人數名，偕同走出虎穴。其間寫旅順婦孺被殺事，尤令人髮指。

日人今番侵略中國，其兇殘自不讓於甲午時期。平民婦孺，被姦被殺被轟炸之慘，稍有人性者，無不奮起。日人除抵賴外，彼軍事當局亦有以「今番始墮落，須亟加更正」爲言者。實則五十年前即已如此，不待今日而始如此發揮獸性也，「落難記」即其一鐵證。

救劫傳

在「晚清小說史」中，曾論及十二回本之「救剗傳」，實則此書全秩爲十六回，余初不知也。去歲七月末，在蘇見十六回本，匆匆未購，歸後戰事即爆發，以爲此書一時不可得矣。不意蘇城淪陷，該店移滬，此冊仍歸於我。

所謂「十二回本」，係敘述至和議爲止，此全秩則一直說到「回鑾」。前所未見者，爲第十三回：「認攤派財政奇窮，准加稅新章特改」。第十四回：「正本清源歸結教案，小懲大誡停止科場」。第十五回：「親王謝罪赴重洋，縣官辦差遭嚴譴」。第十六回：「慶回鑾仰新政宏模，完救劫明本書宗旨」。

仍舊是「杭州白話報」本子。在庚子事變諸小說中，不能稱爲優秀作。作者敘良廬居士，不知與著「驢背集」者是否一人。「驢背集」詩文並佳，而此則平平無足稱，不敢遽爲斷定也。

鑄錯記

浙西安知縣吳德瀟，於庚子事變中，爲拳民所殺。林紓既爲之作傳，載「畏廬文集」中，又作「蜀鵲啼」傳奇，以記其事。傷心人亦作有小說一種，題「鑄錯記」。

此書首載雜誌「新世界小說社報」(一九〇七)，凡七回，同年增益一回，成八回單本。然全文並不完整，後亦未見續出，故仍不免是一殘編。

全書以德滿爲幹綫，描寫浙亂經過。據著者云，全係事實，實則杜撰之跡，時時見之。觀點之絕對的反義和團，更不問可知。故其「誤佳期」之開場詞云：

滿目蒼山黃葉，滿地青燐白骨。當年烽火碎驚魂，怕從頭細說。猿越江流，鬼泣楓林血。鑄成大錯悔無從，算天開奇劫。

以「兆亂象衢地起訛言」開場，寫至拳民逼近衢縣城終卷。就文字言，除描寫拳民到達縣城前夜之城中混亂狀態，逼真有力外，餘實無若何優點。

庚辛劍腥錄

林紓「京華碧血錄」，在寫庚子事變諸小說中，是較優秀的一部，曾經商務印行單本，現在已絕版。

日前無意中購得林氏「庚辛劍腥錄」一冊，係民二(一九一三)北京平報社線裝印本，封面簡

題「劍腥錄」，署冷紅生著。係林氏當時寄贈友人者。有林氏親筆簽署，並蓋「光緒舉人」小長章。實則，此所謂「庚辛劍腥錄」者，蓋即「京華碧血錄」之初印本。

林氏小說，後歸商務改版者，大都易名。數年前，在北平買得「踐卓翁小說集」三冊，首輯刊於民二（一九一三），二輯刊於洪憲（一九一六），三輯刊於民六（一九一七），皆都門印書局本。不意竟是商務「畏廬瑣記」之初印。「庚辛劍腥錄」不過其一例而已。

「劍腥錄」內容，就新觀點言之，自有不少缺點，如對義和團缺乏正確理解是。然林氏能指出慈禧之收容義和團，其目的實在「廢立」，並對於帝國主義予以抨擊，在描寫庚子諸小說中，實不謂為較進步之作。所敘平津情況，亦詳實，故作者自謂事類紀實，不敢為訛訕之談。惜氏囿於成見，義和團之缺點，全遭其指摘，優點亦一概抹煞耳。

旅順實戰記

因張鼓峯事件之起，使我憶及櫻井忠溫之「順旅實戰記」。此為描寫光緒甲辰（一九〇四）日俄戰爭之名著，別題「肉彈」，附有作者自繪之戰事畫。宣統元年（一九〇九）由黃郛譯成中文，

由武學編譯社發行，半年之內，竟印至三版。在當時中國出版界中，可謂奇跡。

按櫻井爲當時日本第十一聯隊之旗手，曾附入中隊，參加於旅順之攻圍。經歪頭山，劍山，干大山，太白山，大孤山之各佔領戰。最後在總攻擊中突入望台。在圍牆之間，陷於中隊全滅之悲運，彼亦負槍劍傷幾死。爲他聯隊士兵所救，始得生還，然終喪其右手。此冊卽其痊可後用左手寫成之紀錄。可以謂爲「戰紀」，亦可以目之爲「小說」。

於此冊中，可見日本當時之士氣極爲旺盛，以視今日張鼓峯之不堪蘇聯一擊，真可謂「兩個世界」。以在中國作戰一年來之畏葸怯弱相較，更不可同日語。讀武驕矜，結果也必然如此。至殘暴兇狠，亦有甚於當時。此番在華作戰之失敗前途，於此亦可覘之。蓋中國已非四十年前之中國，已不復能任人宰割，任人在自己領土上作戰矣。

蝸觸蠻二國爭地記

「蝸觸蠻三國爭地記」，在清末小說中，是一部別開生面的傑作。借蟲天世界的寓言，寫日俄大戰，和中國所遭受的戰爭的惡果。

此書原刊雜誌「著作林」，僅六回。後經作者加入康梁變法，秋瑾含冤，吳越炸五大臣諸節，敷衍成十六回，成一單本。然反不如初稿之完整。

所謂「蝸觸蠻」者，蓋以「蝸牛」象徵各國，「觸」則指日本，而「蠻」爲舊日之俄羅斯也。「觸」將伐「蠻」，遣使告「蝸牛國王」曰：「蠻王不道，佔據貴國東三省之地，侵越我蝦夷，寡人將發兵討之。貴國力能相助則助之，不能，則坐觀成敗，以待其後。寡人無利貴國土地之野心也」。日本當局對中國聲明「無土地野心」者，蓋四十餘年矣。然而四十餘年來之行動果何如者？此番碰壁，至泥足愈陷愈深，也可說其原因是由來已久。

說明蝸牛國也很有趣。國內有三大臣，左丞相阿諛，叩頭虫也。右丞相苟容，應聲虫也。外部大臣裘和，可憐虫也。而國王，則只知「據鷄卵之乾坤，玩蜉蝣之歲月」，故百事不振。因此，「觸」「蠻」兩國之戰爭既起，他們仍然是「晏然無事，湖山歌舞，粉飾太平，日於半閒堂鬥蟋蟀爲戲，曰：是亦知兵也。以此爲平章軍國重事，而置國事於不問。正是：歌舞湖山君相樂，可憐荊棘泣銅蛇」。諷刺得非常辛辣。

不過最後，作者却寫到蝸牛國之覺醒，從事種種的改革，終至復興，征服二強，奪回侵地，彷彿

佛是一直寫到一九三七年。其戰勝的利器，是依靠了蚱蟬發明飛艇，蜘蛛發明了電網。單本印於光緒戊甲（一九〇八），因係寫「蟲天世界」的生活，故有關一切，無不以蟲名。題簽者署「蚊睫巢父焦冥」，題敘者有「牛角掛書客」，「廬寄居主」，箋註為「雕虫小技生」，跋為「保虫長民」。「板權頁則署原著者活東，譯述者蟲天逸史，發行所「蠅鬚館」，印刷處則為「螻紐印文科」，可謂無一不「蟲」。

日中露

日人稱俄國為露西亞，日中露者，以中日俄三國命題也。此書余初以為描寫日俄戰爭（一九〇四）者，實則非是。其發表時期，實在日俄開戰之前一年，所寫為日俄戰爭前夜之東三省。

發表之雜誌，為癸卯（一九〇三）之「湖北學生界」，後易名「漢聲」，余藏此誌一至八期，又增刊「舊學」一本。「日中露」只見三回，即第一，第二，及第四期，各載一回。五期以後中斷，以意度之，當未續作。

作者署栖溟與嘯園，似以日文本為藍本而加改作者。首有「辨句」云：「直北烽烟匝地來，紅

樓朱戶盡塵埃。怕聽故國傷心事，落日滄溟霧不開」。出於改作，即此可知。

此書似以一日人名膽次助之介者爲中心，寫舊俄羅斯當時對東三省中國民衆的壓迫。膽次助之介在國內憤恨俄之逼日本退出東三省，加以曾受俄人侮辱，遂組織反俄組織「突飛社」。後至牛莊一帶，又目擊俄人種種暴行，更加强對中國之同情。往下即中斷。不知結果究何如？



跋

抗戰以來所作的雜文，其寫作於淞滬戰爭期間的，已印了一冊「抗戰以來的文學」，於去年春在廣州發行。這里收的十幾篇，是最近一年間所寫的一部分。其間「周作人詩記」一篇，係據當時漢口的電訊，及文化界的宣言而作。後來是相當證實了這消息並不可靠，然直到現在，也還不能作肯定的結語，故姑存之，但終望周先生能南下以破此謎，並增強文化陣營之力量。「濃毛狗文學與袖狗文學」篇，初發表時，曾節去數段，今則以原稿全文排入。「鬼的故事」，是對當時上海電影界競相拍攝鬼怪電影而發，今則此種傾向，已近消滅矣。校樣盡，想補說的，祇此三點。是為跋。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晚記

劍 脛 集

著 者 鷹 隼

出 版 者 風 雨 書 屋

發 行 者 英 商 中 華 大 學 圖 書 公 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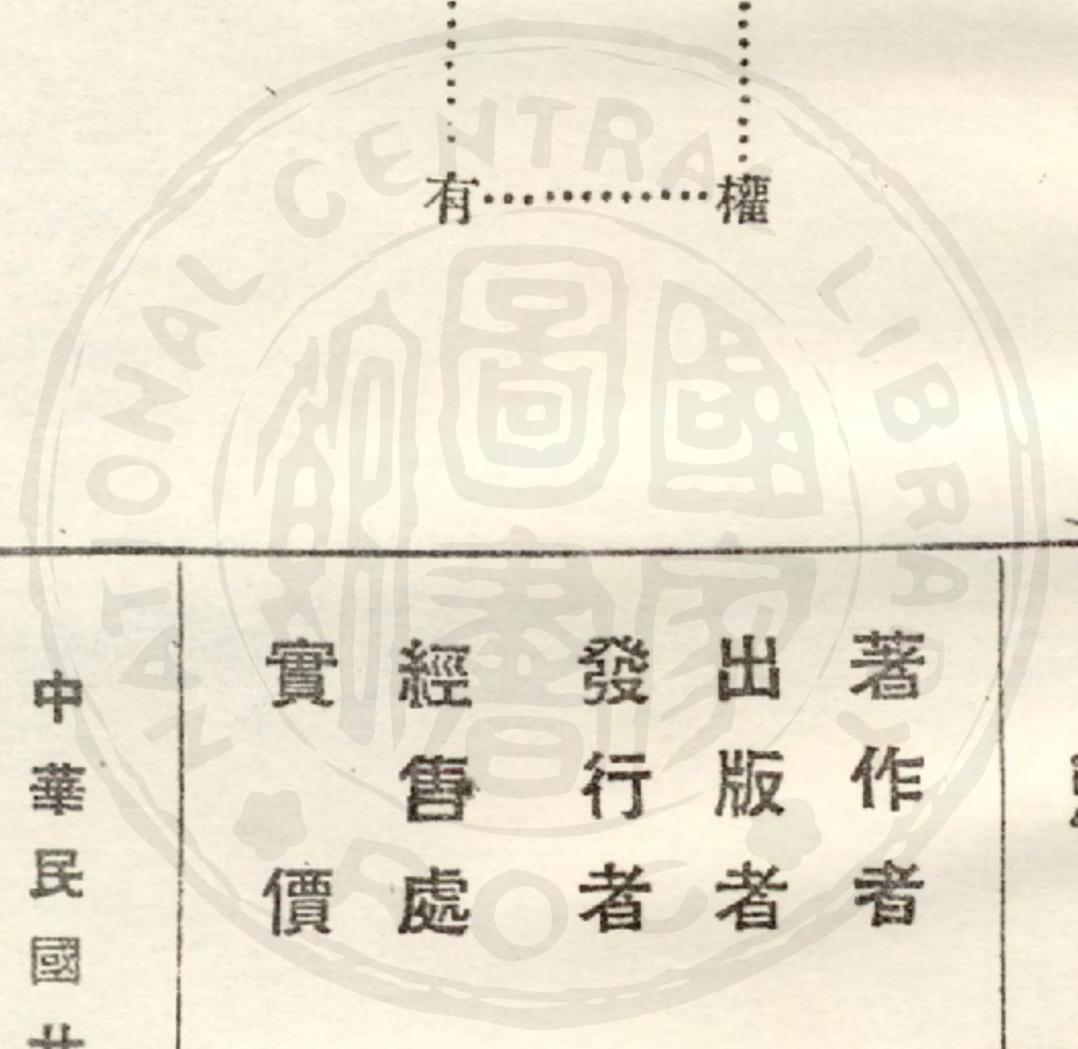
上 海 寧 波 路 一 三 〇 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實 價 每 冊 國 幣 貳 角

中 華 民 國 廿 八 年 三 月 出 版

所 有 權 版 權



國家圖書館



001707582



音